劉二牧傳第一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漢魯恭王之後裔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家焉焉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郎從父師祝公喪去官（臣松之案祝公司徒祝恬也）居陽城山積學教授舉賢良方正辟司徒府歷雒陽令冀州刺史南陽太守宗正太常焉知靈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爲官割剝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名重臣以爲牧伯鎮安方夏焉內求交阯牧欲避世難議未即行侍中廣漢董扶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聞扶言意更在益州會益州刺史郤儉賦斂煩擾謠言遠聞（儉衆都正祖出也）而并州殺刺史張益梁州殺刺史耿鄙焉謀得施出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封陽城侯當收儉治罪（續漢書曰是時用劉虞爲幽州劉表爲荊州賈琮爲冀州皆海內清名之士或從列卿尚書以選爲牧伯各以本

漢陽姜氏藏書　姜氏家藏

益宋本作壹　梁州當從范氏作涼州宋本正作涼

中郎之筆作郎中按作中郎近是御覽作中郎

朗從義門改

秩居任舊典傳車發駕施赤爲標蓋臣松之案靈帝崩後義軍起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叡然後劉表爲荊州不與焉同時也漢靈帝紀曰帝引見焉宣示方略加以賞賜表焉爲益州刺史前刺史劉雋郤儉皆貪殘放濫取受狼籍元元無聊呼嗟滿路焉到使收捕行法以宗室扶亦求爲蜀郡西部屬國都尉及太倉令會巴西趙韙棄官俱隨焉陳壽益部耆舊傳曰董扶字茂安少從師學兼通數經善歐陽尚書又事聘士楊厚究極圖讖遂至京師游覽太學還家講授弟子自遠而至永康元年日有蝕之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得失左馮翊梁寬趙謙等與扶俱對不就名稱尤重大將軍何進表薦扶曰資游夏之德述孔氏之風內懷佐清濁復之術方今并涼騷擾西戎姦敘宜勑公卿特詔待以師禮咨謀奇策於是靈帝徵扶郎拜侍中在朝稱爲儒宗甚見器重東土爲蜀郡屬國都尉狀出一歲而靈帝崩天下大亂後去官年八十二卒于家始扶發辭抗論益部少雙故號曰致止言人莫能當所至而談止也後丞相諸葛亮收纏其之惡

是時涼州逆賊馬相趙祇等於綿竹縣自號黃巾合聚疲疫之民一二日中得數千人先殺綿竹令李升吏民翕集合萬餘人便前破雒縣攻益州殺儉又到蜀郡犍爲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相自稱天子衆以萬數州從事賈龍素領兵數百人在犍爲東界招斂吏民得千餘人攻相等數日破走州界清靜龍乃選吏卒迎焉焉徙治綿竹撫納離叛務行寬惠陰圖異計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小容常往來焉家故焉遣魯爲督義司馬住漢中斷絕谷閣殺害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又託他事殺州中豪強王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益部耆舊雜記曰李權字伯豫爲太守所厚臨邛長子福見犍爲舊吏趙韙素得衆心與權俱從事陳超舉兵擊權權走超追擊之權投水死超遂殺太守任歧及賢并州從事張穆別駕從事程畿治中從事李堪等并州皆名士超又殺故青羌垣戰故能破殺歧龍等皆蜀郡人焉意漸盛遣作乘輿車具千餘乘荊州牧劉表表上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時焉子範爲左中郎將誕治書御史璋爲奉車都尉皆從獻帝在長安英雄記曰範謂父焉曰關東發兵皆以誅董卓所徵發皆不至故觀先帝三人鍊械於郿塢爲陰獄以擊之惟小子別部司馬瑁素賤焉愛之典略曰時璋爲奉車都尉在京師與諸貴疾忌璋因表省焉爲焉遂留璋不遣時征西將軍馬騰屯郿而反焉及範與騰通謀引兵襲長安範謀泄奔槐里騰敗退還涼州範應時見殺於是收誕行刑英雄記曰範從長安以焉兵馬使校尉孫肇將兵往助之敗於長安議郎河南龐義與

後漢書作有姿色然所謂小容蓋能久視之意范欲醜之甚其辭耳

趙岐孟子注云孔子驟屢髮之善貌纖介之惡故皆錄之於春秋二語必經師成語也

東漢益州刺史治雒縣焉以部儉被殺故徙治綿竹西漢都尉所治也

被帝宇衍太官令屬大司農趙韙益奈其官而與扶俱隨焉入蜀也上云侍中廣漢董扶絕云太官令西趙韙正此郡二人之對里也

家兵從華陽國志

靜公南監本

疾疫後漢書作疫役宋本正作疫役

致止

會宇衍弟子忘其元本作來宋作至

焉通家乃募將焉諸孫入蜀時焉被天火燒城車具蕩盡延及民家焉徙治成都既痛其子又感祝災興平元年癰疽發背而卒州大吏趙韙等貪璋溫仁共上璋爲益州刺史詔書因以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以韙爲征東中郎將率衆擊劉表英雄記曰焉代爲益州刺史入漢中荊州別駕劉闓璋將沈彌婁發甘寧反擊璋不勝走入荊州璋使趙韙進攻荊州屯胸脅上蠡下如振皮

璋字季玉既襲焉位而張魯稍驕恣不承順璋璋殺魯母及弟遂爲讎敵璋累遣龐羲等攻魯魯部曲多在巴西故以義爲巴西太守領兵禦魯英雄記曰龐羲數給有舊又免璋諸子於難後義與璋情好攜隙趙韙稱兵內向衆散見殺皆由璋明斷少而外言入故也英雄記曰先是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爲兵各自東州兵璋性寬柔無威略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怨韙韙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韙因民怨謀叛乃厚賂荊州請和陰結州中大姓欲共起兵還擊璋璋覺鄧賢漢建爲旨應韙璋馳入成都城守東州人畏韙誠同心并力助璋璋率先討誅遂破反者進攻韙於江州韙將龐樂李根等倶救之樂等先與建有舊乃相謂曰卿將牛馬爲資今大事已成當共戮力以圖富貴奈何自相魚肉乎乃還斬建傳首璋軍益州刺史郤正爲璋解不受璋爲卿不免

璋聞曹公征荊州已定漢中遣河內陰溝[致敬]於曹公加璋振威將軍璋狂疾物故臣松之案郤正記物故之義高堂隆答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也璋復遣別駕從事蜀郡張肅送叟兵三百人并雜御物於曹公曹公拜肅爲廣漢太守璋復遣別駕張松詣曹公曹公時已定荊州走先主不復存錄松松以此怨會曹公軍不利於赤壁兼以疫死松還疵毀曹公公嘗自矜自絕漢晉春秋曰張松見曹公曹公方自矜伐不存錄松松歸乃勸璋自絕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奉之以事橫近於物故離貴而人不猒其重德洽羣生故業廣而天下愈欣其慶夫然故能有其富貴保其功業隆顯當時傳福百世何驕矜之有哉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因說璋曰劉豫州使君之肺腑可與交通璋皆然之遣法正連好先主尋又令正及孟達送兵數千助先主守禦正遂還後松復說璋曰今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又從之遣法正請先主璋主簿黃權陳其利害從事廣漢王累自倒縣於州門以諫璋一無

通鑑作毀爲呼破二字以意增

胸字从說文校与漢書地理志不同

呼似上傳漢書百數為二字又義从南監本

伐从南監本

所納勅在所供奉先主先主入境如歸先主至江州北由墊江水（墊音徒協反）詣涪（音浮）去成都三千六十里是歲建安十六年也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曜日往就與會先主所將將士更相之適歡飲百餘日璋資給先主使討張魯（吳書曰璋以米二十萬斛騎千匹車千乘綿絮錦帛以資送劉備）然後分別明年先主至葭萌還兵南向所在皆克十九年進圍成都數十日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三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先主遷璋于南郡公安盡歸其財物故佩振威將軍印綬孫權殺關羽取荊州以璋爲益州牧駐秭歸璋卒南中豪率雍闓據益郡反附於吳權復以璋子闡爲益州刺史處交（孟異）璋首丞相諸葛亮平南土闡還吳爲御史中丞（吳書云闡一名綽爲人恭恪輕財愛養有仁讓之風後盡終于家）初璋長子循妻龐義女也先主定蜀義爲左將軍司馬璋時從義啓留循先主以爲妻（臣松之以爲今東人呼母爲負負音婦人如爲有似然漢高祖時封皆列侯未有鄉亭侯此封爲不然）劉歆見圖讖之文則納簿姬於室（孔衍漢魏春秋曰許負河內溫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爲明雌亭侯）是以璋二子之後分在吳蜀評曰昔魏豹聞許負之言則納薄姬於室此則神明不可虛要天命不可改易終於不免其身而慶鍾二主（張璠曰劉璋愚弱而守善）徒未爲無道之主也張松法正雖君臣之義不正然固以委名附質進不顯陳宜勢若韓嵩（吉斯亦宋襄公徐偃王之）劉先之說劉表退不告絕奔赴若陳平韓信之去項羽而兩端猶貳爲謀不忠罪之次也

二牧不從董袁羣雄之例而列蜀志首非夷昭烈於割據也王者之興先有驅除評云慶鍾二主即以漢家故事明統緒所歸天祚眞主即二牧猶不得以閒干耳其文則名霸國之書其義莫非天子之事遺臣故主之思淵矣哉

先主傳第二

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典略曰名籍補注胡廣曰又備本臨邑侯枝屬也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與孝廉官至東郡范令先主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爲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漢晉春秋曰涿人李定云此家必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語滅吾門也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常資給先主與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邪起曰吾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深與先主相友瓚年長先主以兄事

漢書王子侯表陸城侯貞元朔二年六月甲午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蓋以始封之明年為元年也此云元狩六年少十年矣恐誤

續漢書百官志宗正卿下注云卿國歲因計工宗室名籍補注胡廣曰又歲一治諸王世譜差序秩第故兩京支屬其後衰者猶皆可考

童、藝文類聚引此作幢、東京賦樹羽幢、音同

之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販馬周旋於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先主由是得用合徒衆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典略曰平原劉子平知備有武勇時張純反叛青州被詔遣從事將兵討純過平原子平薦備於從事遂與相隨遇賊於野備中創陽死賊去後故人以車載之得免後以軍功爲中山安喜尉督郵以公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繫其頸著馬柳五葬反典略曰其後州郡被詔書捕有軍功爲長吏者當沙汰之備求見督郵督郵稱疾不肯見備恨之因還治將吏令史前伺候入門言我被府君密教收督郵遂就牀縛之將出到界自解其綬以繫督郵柳之者樹鞭杖也餘下欲殺之督郵求哀乃釋去之頃之大將軍何進遣都尉毋丘毅詣月陽募兵先主與俱行至下邳遇賊力戰有功除爲下密丞復去官後爲高唐尉遷爲令坡雄記云靈帝末年備嘗在京師復與曹公俱還沛國募召合衆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備亦起軍從討董卓爲賊所破往奔中郎將公孫瓚瓚表爲別部司馬使爲青州刺史田楷以拒冀州牧袁紹數有戰功試守平原令後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恥爲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魏書曰劉平結客刺備備不知而待客其厚客以狀語之而去是時袁紹攻公孫瓚先主與田楷東屯齊曹公征徐州徐州牧陶謙遣使告急於田楷楷與先主俱救之時先主自有兵千餘人及幽州烏丸雜胡騎又略得飢民數千人既到謙以丹楊兵四千益先主謙表先主爲豫州刺史屯小沛謙病篤謂別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竺素嚴正謙敬嘗下邳陳登謂先主曰今漢室陵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在於今日徐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臨州事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非治亂之主今欲爲使君合步騎

始有衆五千合胡騎飢民其萬人

彼當從通志作鄜漢今皆稱本州爲鄜州

使爲字當作去聲讀與後爲先主爲同義文趙雲傳亦云公孫瓚遣先主將田楷拒袁紹爲字義門本

注中作鄜州

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於竹帛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先主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領徐州獻帝春秋曰陳登等遣使詣袁紹曰天降災沴禍臻鄙州州將殂殞生民無主恐懼姦雄一旦乘隙以貽盟主日昃之憂輒共奉故平原相劉備府君以為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歸方今寇難縱橫不遑釋甲謹遣下吏奔告于執事紹答曰劉玄德弘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之誠副所望也袁術來攻先主先主拒之於盱眙淮陰曹公表先主為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是歲建安元年也先主與術相持經月呂布乘虛襲下邳下邳守將曹豹反間迎布布虜先主妻子先主轉軍海西英雄記曰備留張飛守下邳引兵與袁術戰於淮陰石亭更有勝負陶謙故將曹豹在下邳張飛欲殺之豹眾堅營自守使人招呂布布取下邳張飛敗走備聞之引兵還比至下邳兵潰收散卒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楊奉韓暹寇徐揚間先主邀擊盡斬之先主求和於呂布布還其妻子先主遣關羽守下邳先主還小沛英雄記曰備軍在廣陵飢餓困踧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窮餓侵偪欲還小沛遂使吏請降布布令備還州并勢擊術具刺史車馬童僕發遣備妻子部曲家屬於泗水上祖道相樂魏書曰諸將謂布曰備數反覆難養宜早圖之布不聽以狀語備備心不安而求自託使人說布求屯小沛布乃遣之復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先主先主敗走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將至沛收散卒給其軍糧益與兵使東擊布布遣高順攻之曹公遣夏侯惇往不能救為順所敗復虜先主妻子送布曹公自出東征英雄記曰建安三年春布使人齎金欲詣河內買馬為備兵所鈔布由是遣中郎將高順北地太守張遼等攻備九月遂破沛城備單身走獲其妻息十月曹公自征布備於梁國界中與曹公相遇遂隨公俱東征助先主圍布於下邳生禽布先主復得妻子從曹公還許表先主為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袁術欲經徐州北就袁紹曹公遣先主督朱靈路招要擊術未至術病死先主未出時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臣松之案董承漢靈帝母董太后之姪於獻帝為丈人蓋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也辭受帝衣帶中密詔當誅曹公先主未發是時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七箸華陽國志云于時正當雷震備因謂操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至於此也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會

棄字從元本難元作雖

相字從南監本補

將士二字從宋本

比字從元本北字以通鑑元板北

按此則古人凡外家丈人行皆謂之舅

見使未發事覺承等皆伏誅獻帝起居注曰承等與備謀未發而備出承謂服曰郭多有數百兵壞李傕數萬人但足下與吾同不耳昔呂不韋之門須子楚而後高今吾與子由是也兵願不足邪服曰今京師覓有所依乎承曰長水校尉种輯議郎吳碩是吾腹心辦事者遂定計先主據下邳靈等還先主乃殺徐州刺史車冑踈廣關羽守下邳而身還小沛胡沖吳歷曰曹公使人閱門既去備謂張飛關羽曰吾豈種菜者乎曹公必有疑意不可復留其夜開後棚與飛等輕騎俱去所得賜遺衣服悉封留之乃往小沛收合兵衆之案魏武帝遣先主統諸將要擊袁術郭嘉等竝諫魏武不從其事顯然非因種菜遁逃而去如胡沖所云何乖僻之甚乎東海昌霸反郡縣多叛曹公爲先主衆數萬人遣孫乾與袁紹連和曹公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先主敗績魏書曰是時公方有急於官渡乃分留諸將屯官渡自勒精兵往備備初謂公與大敵連不得東而倏騎卒至言曹公自來備大驚然猶未信自將數十騎出望公軍見麾旌便棄衆而走曹公盡收其衆虜先主妻子并禽關羽以歸先主走青州刺史袁譚先主故茂才也將步騎迎先主先主隨譚到平原譚馳使白紹紹遣將道路奉迎身去鄴二百里與先主相見魏書曰備歸紹紹父子傾心敬重駐月餘日所失亡士卒稍稍來集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汝

南黃巾劉辟等叛曹公應紹紹遣先主將兵與辟等略許下關羽亡歸先主曹公遣曹仁將兵擊先主先主還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荊州牧劉表紹遣先主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衆數千人曹公遣蔡陽擊之爲先主所殺時公既破紹自南擊先主先主遣糜竺孫乾與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荊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九州春秋曰備住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厠見髀裏肉生還坐歎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世語曰備屯樊城劉表禮焉懼其爲人不甚信用曾請備宴會蒯越蔡瑁欲因會殺備備覺之偽如厠潛遁出所乘馬名的盧騎的盧走渡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厄矣可努力的盧乃一踊三丈遂得過乘桴渡河中流而追者至以表意謝之曰何去之速乎孫盛曰此不然之言備時羈旅客主勢殊若有此變豈敢晏然終表之世而無釁故乎此皆世俗妄說非事實也使拒追之爲伏兵所破

十二年曹公北征烏丸先主說表襲許表不能用漢晉春秋曰曹公自柳城還表謂備曰不用君

曹公南征 在建安十三年此上疑有脫文

言故爲安此大餘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根也 曹公南征表卒 英雄記曰表病上備

來經有經濟天下者能應之於後都則此未足爲恨也 未足爲恨也 備曰此人待我厚今從其言人必以我爲薄所不

領荊州刺史 襲其土地表病篤託國於備顧謂曰我兒不才而諸將並零落我死之後卿便領荊

州備曰諸子自賢若其憂恥或勸備宜從表言備曰 病南監本作疾忍作為非監本作忍 忍也 臣松之以爲表父子素愛琮捨適立庶情

計久定無緣臨終來荊州以授備此亦不然之言 子琮代立遣使請降先主屯樊

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聞之遂將其衆去過襄陽諸葛亮說先主

攻琮荊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 孔衍漢魏春秋曰劉琮乞降不敢告備備亦不

是時曹公在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都不與吾同計今禍至如此不可復救卿頭不足以解忿亦恥大丈夫臨別復欺人乎忠曰今日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恥大丈夫臨別復欺人乎 知久之乃發遣所親問琮琮今宋忠詣備宣旨

琮及荊州吏士徑南到江陵備答曰劉荊州臨人託孤以遺我我不忍也 臣松之以爲表父子雖愛琮捨適立庶情

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爲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 乎 引魏氏春秋曰備謂表將吏曰我今

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先主 與魯曰備過 荊州人多歸先主 孫盛曰備雄略有餘

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先主

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

先主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習鑿齒曰先主雖顛沛險難而

信義愈明勢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觀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醪撫寒含蓼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曹公以江

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先主已過 公

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

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 曹公大獲其人輜

重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兵

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先主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 江表傳曰孫權遣魯肅

相結肅未至而曹公已濟漢津肅故進前與備相遇於當陽因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

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

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使自結於東崇

連和之好共濟世業而云欲投吳臣臣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爲人所併豈足托乎備大喜進住

鄂縣即遣諸葛亮隨肅詣孫權結同盟誓 權遣周瑜程普等水

軍數萬與先主并力 江表傳曰備從魯肅計進住鄂

縣之樊口諸葛亮詣吳未還備聞曹公軍下恐懼 懼 引江表傳曰遣瓘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

白備備曰何以知之非青徐軍邪吏對曰以船知之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

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謂關羽張飛曰彼欲致我我今自結託於東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

單舸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職空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

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又孔明已俱來

不過三兩日到也備雖深愧異瑜而心未許之能必破北軍也故差池在後將二千人與羽飛俱

未肯係瑜蓋爲進退之計也 孫盛曰劉備雄才處必破之地告急於吳而

獲奔助無緣復顧望江渚而懷後計江表傳之言當是吳人欲專美之辭 與曹公戰于赤

江表傳欲專赤壁之功而不能掩奧曰之耶爲一地

北監本作赤作赤非

義門本作民臣

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並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
北軍多死曹公引還江表傳曰劉備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備備別立營於油江以為南郡太守名稱備所攻劫死亡略盡見從北軍多叛來投備備以喻所給地少不足以安民後從權借荊州數郡先主表琦為荊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三輔決錄注曰金旋字元機京兆人歷位黃門郎漢陽太守徵拜議郎遷中郎將領武陵太守為備所攻劫死亡爽事見魏武本紀廬江雷緒率部曲數萬口稽顙琦病死羣下推先主為荊州牧治公安江表傳曰備江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權稍畏之進妹固好先主至京見權綢繆恩紀山陽公載記曰備還謂左右曰孫車騎長上短下其難為下吾不可以再見之乃晝夜兼行臣松之案魏書載劉備與孫權語既蜀志述諸葛亮與先主破魏軍之前尚未與孫權相見不得有此說故知蜀志為是權遣使云欲共取蜀或以為宜報聽許吳終不能越荊有蜀蜀地可為已有荊州主簿殷觀進曰若為吳先驅進未能克退當吳所乘即事去矣今但可然贊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興動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如此進退之計可以收吳蜀之利先主從之權果輟計遷觀

為別駕從事獻帝春秋曰孫權欲與備共取蜀遣使報備曰米賊張魯居王巴蕭寫曹操甚患之規圖益州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欲自圖蜀恐不聽曰益州民富強土地險阻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張魯虛偽未必盡忠於操今暴師於外曠日持久民心不安若操失利此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也曹操雖有無君之心而有奉君之名議者見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志也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向首守此坐須老乎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衢於操使敵承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住江陵權知備意因召瑜還

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別駕從事蜀郡張松說璋曰曹公將遣鍾繇等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別駕從事蜀郡張松說璋曰曹公將遣鍾繇等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強矣雖來無能為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先主前後路遠以巨億計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吳書曰備前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以恩意接納盡其歡心松因問蜀中闕狹兵器府庫人馬衆寡及諸要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又畫地圖山川處所由是盡知益州虛實也先主留諸葛亮

關羽等據荊州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至涪璋自出迎相見甚歡張松令法正白先主及謀臣龐統進說便可於會所襲璋先主曰此大事也不可倉卒璋推先主行大將軍領益州牧璋增先主兵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先主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是歲璋還成都先主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明年曹公征孫吳吳襲危急孫氏與孤本爲脣齒又樂進在青泥與關羽相拒今不往救羽進必大克轉侵州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財而悉於賞功賚士大夫爲出死力戰其可得乎張松書與先主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已白璋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嫂隙始搆矣益部耆舊雜記曰張肅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爲人短小放蕩不治節操然識達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曹公不甚禮公主簿楊脩深器之白公宴飲之間一看便閉誦修以此益奇之璋初關成諸將文書勿復關通先主先主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責以無禮斬之乃使黃忠卓膺勒兵向璋先主徑至關中質諸將并士卒妻子引兵與忠膺等進到涪據其城璋遣劉璝冷苞張任鄧賢等拒先主於涪益部耆舊雜記曰張任蜀郡人家世襄門少有膽勇有志節仕州爲從事皆破敗退保綿竹璋復遣李嚴督綿竹諸軍嚴率衆降先主先主軍益殭分遣諸將平下屬縣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將兵泝流定白帝江州江陽惟關羽留鎮荊州先主進軍圍雒時璋子循守城被攻且一年

十九年夏雒城破益部耆舊雜記曰劉璋遣張任劉璝率精兵拒捍先主於涪爲先主所破退與璋子循守雒城任勒兵出於雁橋戰復敗禽任先主聞任之忠勇令軍降之任厲聲曰老臣終不復事二主矣乃殺之先主歎息焉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傅子曰初劉備襲蜀丞相掾趙戩曰劉備其不濟乎拙於用兵每戰必敗奔亡不服何以圖人蜀雖小區險固四塞衢守之國難卒并也徵士傅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爲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

是宋本作璋此宋本作則

實疑作實

行宋本特通鑑作行宋本同

俱宋本改

專人之敵而爲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略三傑佐之何爲不濟也 典略曰趙戩字叔茂京兆長陵人也質而好學言稱詩書愛惜於人不論疎密辟公府入爲尚書選部郎董卓欲以所私益充臺閣戩拒不聽卓怒召戩欲殺之戩正色陳說是非卓雖凶戾屈而謝之遷平陵令故將王允先被害莫敢近者戩棄官收斂之三輔亂戩客荊州劉表以爲賓客曹公平荊州執戩手曰何相見之晚也遂辟爲掾後爲丸宮將司馬相國鍾繇長史行六十餘卒蜀中殷盛豐樂先主置酒大饗士卒取出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先主復領益州牧諸葛亮爲股肱法正爲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爲爪牙許靖麋竺簡雍爲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非卓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羕又璋之所拔擢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二十年孫權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報欲得荊州先主言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權忿之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先主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是歲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巴西先主聞之與權連和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軍還江州遣黃權將兵迎張魯魯已降曹公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數數犯暴巴界先主令張飛進兵宕渠郃等戰於瓦口破郃等收兵還南鄭先主亦還成都

二十三年先主率諸將進兵漢中分遣將軍吳蘭雷同等入武都皆爲曹公軍所沒先主大于陽平關與淵郃等相拒

二十四年春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勢作營淵將兵來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斬淵郃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趙顒等曹公自長安舉衆南征先主遏策之曰夏侯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斂衆拒險終不交鋒積月不拔公者日多夏曹公果引軍還先主遂有漢中遣劉封孟達李平等攻申耽於上庸秋羣下上先主爲漢中王表於漢帝曰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馬超左將軍領長史鎮軍將軍臣許

安溪云表文奕奕妙絕千古據後注乃廣漢李朝所作此文在西京中亦不易多得耳疑是諸葛公改竄所謂東里潤色之也

靖營司馬臣龐義議曹從事中郎軍議中郎將臣射援（三輔決錄注曰援字文雄扶風人也其先本姓謝與北地諸謝同族始祖謝服爲將軍出征天子以謝服非令名改爲射子孫氏焉兄堅字文固少有美名辟公府爲黃門侍郎獻帝之初三輔飢亂堅去官與弟援南入蜀依劉璋璋以堅爲長史劉備代璋以堅爲廣漢蜀郡太守援亦少有名行太尉皇甫嵩賢其才而以女妻之丞相諸葛亮以援爲祭酒遷從事中郎卒官）軍師將軍臣諸葛亮盪寇將軍漢壽亭侯臣關羽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征西將軍臣黃忠鎮遠將軍臣賴恭揚武將軍臣法正興業將軍臣李嚴等一百二十人上言曰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沖而上官逆謀皆馮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鴆殺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遏絕王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荊益三

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覩其機兆赫然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閻樂之禍小有安定之變（趙高使閻樂殺二世王莽殺孺子以爲安定公）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融以爲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群寮朝廷有蕭墻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爲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

安定南監本作定安毛本皆訛安定

前一篇是兩京此一篇是西京氣味東京節奏

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爲爲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遂於沔陽設壇場陳兵列衆羣臣陪位讀奏訖御王冠於先主先主上言漢帝曰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于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疚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爲亂階自是之後羣兒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人神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亡漸水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殘沒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羣寮以爲在昔虞書敦叙九族庶明厲翼（鄭玄注曰庶幾也厲作也叙次序也序九族而親之以象明堯也翼作羽翼之親也）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竝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寔繁有徒包藏禍心簒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謀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區厚恩爲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誅懼並至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成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獎厲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於是還治成都拔魏延爲都督鎮漢中（典略曰備於是起館舍築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餘區

還治成都當時未必懷安但与高祖氣韻差異或以

得其地不得其民故不久駐耳

亭林云譙周傳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為勸學從事此与前後不同按周卒于晉泰始六年年七十二當照烈即位年僅二十有三未必与勸進之列從本傳為是

時關羽攻曹公將曹仁禽于禁於樊俄而孫權襲殺羽取荊州二十五年魏文帝稱尊號改年曰黃初或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謚曰孝愍皇帝是後在所並言衆瑞日月相屬故議郎陽泉侯劉豹青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黃權大司馬屬殷純益州別駕從事趙莋治中從事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臣聞河洛圖書五經讖緯孔子所甄驗應自遠謹案洛書甄曜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為帝際洛書寶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以統握契白成不敗洛書錄運期曰九侯七傑爭命民炊骸道路籍籍履人頭誰使主者玄且來孝經鉤命決錄曰帝三建九會備臣父羣未亾時言西南數有黃氣直立數丈見來積年時時有景雲祥風從璿璣下來應之此為異瑞又二十二年中數有氣如旗從西竟東中天而行圖書

南監本作河圖洛書

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加是年太白熒惑填星常從歲星相追近漢初興五星從歲星謀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故漢法常以歲星候人主當有聖主起於此州以致中興時許帝尚存故羣下不敢漏言頃者熒惑復追歲星見在胃昴畢昴畢為天綱經曰帝星處之衆邪消亾聖諱豫覩推揆期驗符合數至若此非一臣聞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應際而生與神合契願大王應天順民速即洪業以寧海內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軍師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祿勳黃權少府王謀等上言曹丕篡弒湮滅漢室竊據神器劫迫忠良酷烈無道人鬼忿毒咸思劉氏今上無天子海內惶惶靡所式仰羣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述符瑞圖讖明徵間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龍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大王當

五字從南監本

龍升登帝位也又前關羽圍樊襄陽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
聖潛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燿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
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跡亦興於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
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大王以天子
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昔周有烏魚之瑞咸曰休哉二祖受
命圖書先著以爲徵驗今上天告祥孔儒英俊並進河洛孔子讖
記咸悉具至伏爲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本支百世
乾祇降祚聖姿碩茂神武在躬仁恕愛人好士是以四方歸
心焉考省靈圖啓發讖緯神明之書名諱昭著宜即帝位以纂二
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謹與博士許慈議郎孟光建立禮儀
擇令辰上尊號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蜀本紀曰武都有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好益州精也蜀王娶以爲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國過于雒之無幾物故蜀王發卒之成都擔土於成都郭中葬益州精也蜀王娶數百高七丈號曰武擔也臣松之案武擔山名在成都西北故以乾位在西北故就之以即阼

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
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簒盜光武震
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凶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浸炎顧天
顯懌子不敢康乃遵稽居制爰舉臣將士以爲社稷隳廢備宜
之嗣武二祖聲靈光烈惟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
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力爭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
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擇元日
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饗祚于漢家
永綏四海魏書曰備聞曹公薨遣掾韓冉奉書弔致賻贈之禮文帝惡其因喪求好勅荊州刺史斬冉絕使命典略曰備遣重譯稼韓冉齎書弔并貢錦布冉稱疾住上庸上庸治其書適會受終有詔報答以引致之備得報書遂稱制

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改年以諸葛亮爲丞相許靖爲司徒置百
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臣松之以爲先主雖云出自孝景而世數悠遠昭穆難明既紹漢祚不知以何帝爲元祖以立親廟于時英賢

臣子例昭烈當日蓋以考慮章而載記闕略良可恨哉

作輔儒生在官宗廟制度必有陰為補而子本生則仍光武南頓之例此可以意推而知也

永為魯王理為梁王庶騎將軍張飛為其左右所害初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將東征秋七月遂帥諸軍伐吳孫權遣書請和先主盛怒不許吳將陸議李異劉阿等屯巫秭歸將軍吳班馮習自巫攻破異等軍次秭歸武陵五谿蠻夷遣使請兵

二年春正月先主軍還秭歸將軍吳班陳式水軍屯夷陵夾江東西岸二月先主自秭歸率諸將進軍緣山截嶺於夷道猇亭（許交反）駐營自佷（音恒）山通武陵遣侍中馬良安慰五谿蠻夷咸相率響應鎮北將軍黃權督江北諸軍與吳軍相拒於夷陵道夏六月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後十餘日陸議大破先主軍於猇亭將軍馮習張南等皆沒先主自猇亭還秭歸收合離散兵遂棄船步道還魚復改魚復縣曰永安吳遣將軍李異劉阿等踵躡

射君即從事中郎射援易之繫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改昭烈以此為誡則不暴樂讀書者特水年之

先主軍屯駐南山秋八月收兵還巫司徒許靖卒冬十月詔丞相亮營南北郊於成都孫權聞先主住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許之遣太中大夫宗瑋報命冬十二月漢嘉太守黃元聞先主疾不豫舉兵拒守

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三月黃元進兵攻臨邛縣遣將軍陳智（音勿）討元元軍敗順流下江為其親兵所縛生致成都斬之先主病篤託孤於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為副夏四月癸巳先主殂于永安宮時年六十三（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勅後主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雜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天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亦可自更求聞達臨終疏呼魯王與諸五人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亮上言於後主曰伏惟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育無疆昊天不弔寢疾彌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若喪考妣乃顧遺詔

事其後則知書之要矣

步漢云後半意味淺薄

事惟太宗動容損益百寮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受勅戒震畏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宜下奉行五月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謚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葛洪神仙傳曰仙人左慈自出軍往吳大敗還忿恚發病死衆人乃知其意其書作一大人埋地埋之便得大先主大不喜而以手裂壞之又書作一大人埋地埋之者即是言先主死意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畧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爲下者仰揆彼之量必不容已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後主傳第三

後主諱禪字公嗣先主子也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立爲王太子及卽尊號册曰惟音千武元年五月辛巳皇帝若曰太子禪朕遭漢運艱難賊臣簒盜神器無主格人羣正以天明命朕繼大統今以禪爲皇太子以承宗廟祇肅社稷使使持節丞相亮授印綬敬聽師傅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焉可不勉與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者惟學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鄭玄曰物猶事也三年夏四月先主殂于永安宮五月後主襲位于成都時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是歲魏黃初四年也魏略曰初不意潛公卒至遣棄家屬後奔荊州禪時年數歲竇氏隨人西入漢中爲人所賣又建安十六年關中破亂扶風人劉括避亂入漢中買得禪問知其良家子遂養爲子與娶婦生一子初禪與備相失時識其父字玄德比舍人有姓簡者及備得益州而簡爲將軍備遣簡到漢中舍都尉邸禪乃詣簡簡相檢訊事皆符驗簡喜以語張魯魯乃洗沐送詣益州備乃立以爲太子初備以諸葛亮爲太子太傅及禪立以亮爲丞相委以國事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亮亦以禪未閑於政遂總內外臣松之案二主妃子傳曰後主生於荊州後主傳云初卽帝位年十七則建安十二

三國志三十二
三國志三十三
陳壽
建興 延熙 景耀

畏宋本作威

為字以元本

年生也十三年敗於長阪備棄妻子走趙雲傳曰雲身抱弱子以免卽後主也如此備與禪未嘗相失也又諸葛亮以禪立之明年領益州牧其年與主簿杜微書曰朝廷今年十八與禪同相應理當非虛而魚豢云備敗於小沛禪時年紀生及奔荊州能識其兄宇玄德計當五六歲備與劉表於小沛時建安五年也至禪初立首尾二十四年禪應過三十矣以事相驗理不得然此則魏略之妄說乃至二百餘言異也又案諸書記及諸葛亮集亮亦不爲太子太傅

安溪先生云太書特書故仲淹謂陳壽史乎史乎

建興元年夏詳柯太守朱褒太擁郡反魏氏春秋曰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開褒房誣以謀反諸葛亮疑房諂子徙其四弟於越巂欲以安之褒猶不悛改遂以郡叛應維將有異志收其主簿案問殺之褒怒攻殺閻　臣松之案以爲房爲褒所誣就收所宜澄察安有妄殺不辜以悅奸慝斯始妄矣　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闓反流大守張裔於吳據郡不實越嶲夷王高定亦背叛是歲立皇后張氏遣尚書郎鄧芝固好於吳與蜀和親使聘是歲通好

二年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爲建寧郡分建寧永昌郡爲雲南郡又分

此詔猶有過繁去二百字則愈嚴重

四年春都護李嚴自永安還住江州築大城今巴郡故城是

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漢中遣將軍陽平石馬諸葛亮集載禪三月下詔曰朕者昌慝積毒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順時而動遂誅震蕩宗廟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偪主祭討極暴而亾暴者漢祚中微姦宄盈朝操懷無君之心于丕祖篡改制度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介胄躬擐甲冑越于下路烈皇帝明斷大義興復漢室將以討除元惡還于舊都是以分遣偏將以固守江漢命驍騎以橫厲虓武命虎臣以電掃六軍命鋭士以席捲青徐命奮威以虎步幽并命飛軍以奔襲朔方命忠武以折衝尊俎命撫軍以節制諸夏命綏戎以西集氐羌命興業以綏撫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定位易號於是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實賴斯時不隆於此萬國未寧傳之訓而嬰社稷之重六合鼎峙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啓大運統承天序收濟沉溺其未悛者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崇業艱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職斟酌損益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不復憤喪斯所謂不然我新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態睢河洛阻兵未殄諸葛丞相弘毅忠貞總司朕躬憂國如家動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事務者大然率厲該下元於東城宗族如焚爲笑千載皆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彊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率厲該下元於東城宗族如焚爲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傚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逆庶憑先祖同恤災患潛軍合謀指角其後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指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使奉貢方物又富壻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奪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臣勠并必無敵矣夫亟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於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沉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

六年春亮出攻祁山不克冬復出散關圍陳倉糧盡退魏將王雙
率軍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還漢中
七年春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遂克定二郡冬亮徙府營於南山
下原上築漢樂二城是歲孫權稱帝與蜀約盟共交分天下
八年秋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眞由斜谷（斜余傳及）欲攻漢
中丞相亮待之於城固赤阪大雨道絕眞等皆還是歲魏延破魏
雍州刺史郭淮于陽谿徙營保上邽
以魯陽在吳分界故也
九年春二月亮復出軍圍祁山始以木牛運魏司馬懿張郃救祁
山夏六月亮糧盡退軍郃追
擊青封與亮交戰被箭死秋八月都
護李平廢徙梓潼郡（漢晉春秋曰平以不能達運水死者以千數）
十年亮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畢教兵講武

十一年冬亮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是歲南
胄及將軍馬忠破平之
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秋八月亮卒于渭濱征
西大將軍魏延與丞相長史楊儀爭權不和舉兵相攻延敗走斬
延首儀率諸軍還成都大赦以左將軍吳壹爲車騎將軍假節督
漢中以丞相留府長史蔣琬爲尚書令總統國事
十三年春正月中軍師楊儀廢徙漢嘉郡夏四月進蔣琬位爲大
將軍
十四年夏四月後主至湔（臣紹公之案湔縣名也屬蜀郡音翦）登觀阪看汶水之流旬日
還成都徙武都氐王苻健及氐民四百餘戶於廣都
十五年夏六月皇后張氏薨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大赦改元立子璿爲太子子瑤爲

安定王冬十一月大將軍蔣琬出屯漢中
二年春三月進蔣琬位爲大司馬
三年春使越巂太守張嶷平定越巂郡
四年冬十月尚書令費禕至漢中與蔣琬諮論事計歲盡還
五年春正月監軍姜維督偏軍自漢中還屯涪縣
六年冬十月大司馬蔣琬自漢中還住涪十一月大赦以尚書令
費禕爲大將軍
七年春閏二月魏大將軍曹爽夏侯玄等向漢中鎮北大將軍王
平拒與勢圍大將軍費禕督諸軍往赴救魏軍退夏四月安平王
理卒秋九月禕還成都
八年秋八月皇太后薨十二月大將軍費禕至漢中行圍守
九年夏六月費禕還成都秋大赦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卒（魏略曰琬卒禪
董允亦卒于是年蜀內外之政始壞
蔣琬統事十二年費禕六年
乃自攝國事
十年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衆降衛將軍姜維迎還
居之于繁縣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往討破平之
十一年夏五月大將軍費禕出屯漢中秋涪陵屬國民夷反動
將軍鄧芝往討皆破平之
十二年春正月魏誅大將軍曹爽等右將軍夏侯霸來降夏四月
大赦秋衛將軍姜維出攻雍州不克而還將軍句安李韶降魏
十三年姜維復出西平不克而還
十四年夏大將軍費禕還成都冬復北駐漢壽大赦
十五年吳王孫權薨立子琮爲西河王
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費禕爲魏降人郭循所殺于漢壽夏四月
衛將軍姜維復率衆圍南安不克而還
不書吳主書吳王耶恐字誤
循常作脩

十七年春正月姜維還成都大赦夏六月維復率衆出隴西冬拔
狄道河關臨洮三縣民居于綿竹繁縣
十八年春姜維還成都夏復率諸軍出狄道與魏雍州刺史王經
戰于洮西大破之經退保狄道城維却住鍾題
十九年春進姜維位爲大將軍督戎馬與征西將軍胡濟期會上
邽濟失誓不至秋八月維爲魏大將軍鄧艾所破于上邽維退軍
還成都是歲立子瓚爲新平王大赦
二十年聞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以叛姜維復率衆出駱谷至
芒水是歲大赦
景耀元年姜維還成都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年宦人黃皓
始專政吳大將軍孫綝廢其主亮立琅邪王休
二年夏六月立子諶爲北地王恂爲新興王虎爲上黨王

三年秋九月追諡故將軍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
四年春三月追諡故將軍趙雲冬十月大赦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卒是歲姜維復率衆出侯和爲鄧艾所
還住沓中
六年夏魏大興徒衆命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雍州刺史
諸葛緒數道並攻於是遣左右車騎將軍張翼廖化輔國大將軍
董厥等拒之大赦改元爲炎興冬鄧艾破衛將軍諸葛瞻於緜竹
用光祿大夫譙周策降於艾奉書曰限分江漢遇值深遠階緣蜀
土斗絕一隅干運犯冒漸再歷載遂與京畿攸隔萬里每惟黃初
中文皇帝命虎牙將軍鮮于輔宣溫密之詔申三好之恩開示門
戶大義炳然而吞德暗弱竊貪遺緒僥倖累紀未率大教天威既
震人鬼歸能之數怖駭王師神武所次敢不革面順以從命輒勑

黃皓專政五年而國亡
在位四十一年
河間據漢志當作河關與狄道臨洮皆屬隴西郡姜維傳誤同
以意改
鎮公南監本
當作河關維傳誤同

羣帥投戈釋甲官府悉藏一無所毀百姓布野餘糧棲畝以俟后來之惠全元元之命伏惟大魏布德施化宰輔伊周含覆藏疾謹遣私署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駙馬都尉鄧良奉齎印綬詣命告誠敬輸忠款存亡勑賜惟所裁之輿櫬在近不復纓陳是日北地王諶傷國之亡先殺妻子次以自殺漢晉春秋曰後主將從譙周之策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何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紹良與艾相遇於雒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爲涕泣者縣艾得書大喜即報書王隱蜀記曰艾發書云王綱失道羣英並起龍戰虎爭終歸眞主此蓋天命去就之道也自古聖帝哀遠漢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上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以興洪業其不由此未有不顛覆者也隗囂憑隴而亡公孫述據蜀而滅此皆前世覆車之軌也聖上明哲宰相忠賢將北隆黃軒仰功往代尚命來征思聞嘉響采炯來使告以德音此非人事豈天降哉昔微子歸周實爲上賓君子豹變義存大易來辭謙沖以禮興櫬皆前哲歸命之典也今國爲上破國次之自非通明智達何以見王者之義乎禪又遣太常張峻益州別駕汝超受節度遣太僕將顯有命勑姜維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籍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米四十餘萬斛金銀各二千斤錦綺綵絹各二十萬匹餘物稱此

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晉諸公贊曰劉禪乘輿車詣艾不具以國之禮因承制拜後主爲驃騎將軍

諸圍守悉被後主勑然後降下艾使後主止其故宮身往造焉嚴未發明年春正月艾見收鍾會自涪至成都作亂會既死罰中軍衆鈔略死喪狼籍數日乃安集後主舉家東遷既至洛陽策命之曰惟景元五年三月丁亥皇帝臨軒使太常嘉命劉禪爲安樂縣公於戲其進聽朕命蓋統天載物以咸寧爲大光宅天下以時雍爲盛故孕育羣生者君人之道也乃順承天者坤元之義也上下交暢然後萬物協和庶類獲乂乃者漢氏失統六合震擾我太祖承運龍興弘濟八極是用應天順民撫有區夏于時乃考因羣傑虎爭九服不靜乘間阻遠保據庸蜀遂使西隅殊封方外壅隔自是已來干戈不戢元元之民不得保安其性幾將五紀朕永惟祖考遺志思在綏緝四海率土同軌故爰整六師耀威梁益公恢崇德慶深秉大正不憚屈身委質以愛民全國爲貴降心回慮應

機豹變屢信思順以享左右無疆之休豈不遠歟朕嘉與君公長饗顯祿用考咨前訓開國胙土率遵舊典錫茲玄牡苴以白茅永爲魏藩輔往欽哉公其祗服朕命克廣德心以終乃顯烈食邑萬戶賜絹萬匹奴婢百人他物稱是子孫爲三都尉封侯者五十餘人尚書令樊建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秘書令郤正殿中督張通並封列侯漢晉春秋曰司馬文王與禪宴爲之作故燭以旁人皆爲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可至於是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而況姜維邪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幷之他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郤正聞之求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內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對如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公太始七年薨於洛陽蜀紀云終於咸熙元年譙周子恂嗣

評曰後主任賢相則爲昏闇之君惑閹豎則爲昏闇之后傳曰素絲無常唯所染之信矣哉禮國君繼體踰年改元而章武之二年則革稱建興考之古義體理爲違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爲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然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沒後茲制漸虧優劣著矣華陽國志曰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之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矣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臣松之以爲美談經載十二蓋何足云豈別有他意求之未至乎亮歿後延熙之號數盈二十茲制漸虧事又不然也

介于二帝如之南中煽動必就踰年之禮非所以係屬人心鎮撫方夏也

在魏晉六年凡六十六歲

紀事于史家之例實六紀也紀則

此異當詳書而竟史闕其事傳是以作者用此自明非欲持以詆毀前賢

均曰傳然皆編年

陳元方避難徐土故先主得当周旋○鄭康成傳避地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礼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按先主以建安元年領徐州牧則康成啓告治亂之道亦在此時也

先主甘皇后沛人也先主臨豫州住小沛納以爲妾先主數喪嫡室常攝內事隨先主於荆州產後主值曹公軍至追及先主於當陽長阪于時困偪棄后及後主賴趙雲保護得免於難后卒葬于南郡章武二年追謚皇思夫人遷葬於蜀未至而先主殂隕丞相亮上言皇思夫人履行修仁淑愼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將嬪妃作合誠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存時篤義垂恩念皇思夫人神柩在遠飄颻特遣使者奉迎會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以到又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輒與太常臣賴恭等議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所由生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爲

昭靈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貴人尊號曰靈懷皇后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以慰寒泉之思輒與恭等案謚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禮六十古無合葬中古後因時方有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尉告宗廟布露天下具禮儀別奏制曰可

先主穆皇后陳留人也兄吳壹少孤壹父素與劉焉有舊是以舉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善相者相后當大貴焉時將子瑁自隨遂爲瑁納后瑁死后寡居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漢晉春秋云先主入益州吳遣迎孫夫人夫人欲將太子歸吳諸葛亮使趙雲勒兵斷江留太子乃得止羣下勸先主娉后先主疑與婚同族齒同夫婚姻人倫之始王化之本匹夫猶不可以無禮而況人君乎登文燮禮行權以濟其業故予犯曰有求於人必先從之將奪其國何有於妻非無故而違禮教者也今先主無此事之但而引前失以爲譬非導其君以克齊之道者先主從之過矣建安二十四年立爲漢中王后章武元年夏五月策曰朕承天命奉至尊臨萬國今以后爲皇后遣使持節丞相亮授璽綬承宗廟母天下皇后其敬之哉建興元年五月後主即位尊后爲皇太后稱長樂宮壹宮至車騎將軍封縣侯延熙八年后薨合葬惠陵孫盛曰漢晉春秋雖中二十年不錄爲雖屈也

後主敬哀皇后車騎將軍張飛長女也章武元年納爲太子妃建興元年立爲皇后十五年薨葬南陵

後主張皇后前后敬哀之妹也建興十五年入爲貴人延熙元年春正月策曰朕統承大業君臨天下奉郊廟社稷今以貴人爲皇后使行丞相事左將軍向朗持節授璽綬勉修中饋恪肅禮祀皇后其敬之哉咸熙元年隨後主遷于洛陽漢晉春秋曰魏以蜀宮人賜諸將之無妻者李昭後因我不能二三

劉永字公壽先主子後主庶弟也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永爲魯王自殺

爲魯王策曰少子永受茲青社朕承天序繼統大業遵修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奄有龜蒙世爲藩輔嗚呼恭朕之詔惟彼魯邦一變適道風化存焉人之好德世茲懿美王其秉心率禮綏爾士民是饗是宜其戒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爲甘陵王初永憎宦人黃皓皓既信任用事譖構永於後主後主稍疎外永至不得朝見者十餘年咸熙元年永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爲鄉侯

劉理字奉孝亦後主庶弟也與永異母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理爲梁王策曰小子理朕統承漢序祇順天命遵修典秩建爾于東爲漢藩輔惟彼梁土畿甸之邦民猶教化易導以禮往悉乃心懷保黎庶以永爾國王其敬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理爲安平王延熙七年卒謚曰悼王子哀王胤嗣十九年卒子殤王承嗣二十年卒景耀四年詔曰安平王先帝所命三世早夭國嗣頓絕朕用傷悼其以武邑侯輯襲王位輯理子也咸熙元年東遷洛陽拜車都尉封鄉侯

後主太子璿字文衡母王貴人本敬哀張皇后侍人也延熙元年正月策曰在昔帝王繼體立嗣貳國統古今常道今以璿爲皇太子昭顯祖宗之威命使行丞相事左將軍朗持節授印綬其勉修茂質祇恪道義諮詢典禮敬友師傅斟酌衆善翼成爾德可不務修以自勗哉時年十五景耀六年冬蜀亡咸熙元年正月鍾會作亂於成都璿爲亂兵所殺（孫盛蜀世諱曰璿弟瑤琮瓚諡謂璿六人蜀敗謀自殺餘皆囚徙僮未冠六亂子孫絕滅惟永孫玄奔蜀李雄僞著安樂公以嗣禪後永和三年詣李勢盛稱玄行見玄於成都也）

評曰易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夫人倫之始恩紀之隆莫尚於此矣是故紀錄以宪一國之體焉

蜀書五

諸葛亮傳第五

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
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
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
有舊往依之獻帝春秋曰初豫章太守周術病卒劉表上諸葛玄爲豫章太守治南昌漢朝
聞周術死書未能至玄性剛急不合衆意遂屯西城皓入南昌
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殺玄送首詣縣此書所云與本傳不同玄素
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
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
均之弟也魏略曰亮在
荊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
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二人曰卿二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二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
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邪臣松之以爲魏略此
言謂諸葛亮爲公威計者可也若謂兼爲己言可謂未達其心矣老氏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凡
在賢達之流固必兼而有焉以諸葛亮之鑒識豈不能自審其分乎夫其高吟俟時情見乎言志
無所依既已定於其始矣將使游步中華聘其龍光豈夫多士所能沈翳哉委質魏氏展其器能

校勘記

荊州去汝南不遠安得目為中國
孟建附見魏志溫恢傳

安溪先生云問辭自足以發志士之氣亮一見而知先主雄姿傑出者也

誠非陳長文司馬仲達所能知也頗而況於餘哉苟不患功業不就道之不行雖志恢宇宙而終不北向者蓋以權御已移漢祚將傾方將翊贊宗傑以毗微繼絕克復爲已任故也豈甘區區偏安在邊鄙而已乎此相如所謂鵬鵬已翔於遼廓而雞者猶視於藪澤者矣公威名建在魏亦貴達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裴啓說曰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鸞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愛智能之士明君將重此二州之險民智力之用而不知所出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魏略曰劉備屯樊城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荊州次當見滅而劉表性緩不曉軍事亮乃北行見備備與亮非舊又以其年少以諸生意待之坐定既罷衆賓皆去而亮獨留備亦不問其所欲言備性好結毛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毛而已邪備知亮非常人也乃投毛而言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與曹公邪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十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今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中居發調則人心

安溪云謹密如此

不悅可語鎮南令國中凡有游言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備從其計故衆遂強備曰先帝不以臣卑鄙猥垂顧臣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帝知遇之恩有異昭烈之以為託孤寄命臣松之以為昭烈臨終託付之言則非亮先帝不以臣卑鄙猥垂顧臣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帝知遇之恩有異昭烈之以為託孤寄命臣松之以為昭烈臨終託付之言則非亮先帝不以臣卑鄙猥垂顧臣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帝知遇之恩有異昭烈之以為託孤寄命臣松之以為昭烈臨終託付之言則非亮先帝不以臣卑鄙猥垂顧臣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帝知遇之恩有異昭烈之以為託孤寄命臣松之以為昭烈臨終託付之言則非亮先帝不以臣卑鄙猥垂顧臣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帝知遇之恩有異昭烈之以為託孤寄命臣松之以為昭烈臨終託付之言則非亮先帝不以臣卑鄙猥垂顧臣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帝知遇之恩有異昭烈之以為託孤寄命臣松之以為昭烈臨終託付之言則非亮先帝不以臣卑鄙猥垂顧臣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帝知遇之恩有異昭烈之以為託孤寄命臣松之以為昭烈臨終託付之言則非亮先帝不以臣卑鄙猥垂顧臣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帝知遇之恩有異昭烈之以為託孤寄命臣松之以為昭烈臨終託付之言則非亮先帝不以臣卑鄙猥垂顧臣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帝知遇之恩有異昭烈之以為託孤寄命臣松之以為昭烈臨終託付之言則非亮先帝不以臣卑鄙猥垂顧臣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帝知遇之恩有異昭烈之以為託孤寄命臣松之以為昭烈臨終託付之言則非亮先帝不以臣卑鄙猥垂顧臣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帝知遇之恩有異昭烈之以為託孤寄命臣松之以為昭烈臨終託付之言則非亮先帝不以臣卑鄙猥垂顧臣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帝知遇之恩有異昭烈之以為託孤寄命臣松之以為昭烈臨終託付之言則非亮先帝

與田豫同安溪云平古處處衆合于道者一人而已

魏略列傳以徐福與嚴幹李孟等同卷上云幹義二人並單家見乘潛傳注中口稱志言單作家者非一謂

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畏其逼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今於此方寸之地心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許

魏略曰庶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劒中平末嘗爲人報讎白晝突面被髮而走爲吏所得問姓名閉口不言吏乃於市門十六枚柱縛之擊鼓以令於衆有識者句其當出乃募解之得脫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更就儒學精思讀書學問始詣精舍與石韜徐元直俱名聞遠近庶行其所作賦不肯與共止韜乃自卑身早起常獨掃除動靜先意承旨得韜歡心遂與同郡石韜相親愛初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荊州到劉備相隨去福與韜俱來北至黃初中韜仕歷郡守典農校尉福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建大和中病卒猶存焉

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

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袁子曰張子布薦亮於孫權亮不肯留人問其故曰孫權能賢亮而不能用亮吾是以不留　臣松之以爲袁孝尼著文論其事諸葛之爲人至如此言則失之殊遠觀亮君臣相遇可謂希世一時終始之分誰能間之袁伯业通鑑乎用操擇主設使權盡其量便當翻然去就于爲生行已竟其然哉關羽爲曹公所獲過之甚厚可謂能盡其用矣猶議不背本曾謂孔明之不若雲長乎

曹公敗于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零陵先賢傳云亮時住臨蒸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即帝位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是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

兵勢已會豈得中息若議公不當泝流合規者眞迂儒俗士也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如張松法正之情固夙昔所晝亦未有逆荷不往者耳當先主時但寄以首尾何之任

堯舜之心非同詭偽
十道記武鄉谷在南鄭縣孔明受封之地

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
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
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亮集

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
[裴松之曰夫杖道扶義體存信順然後能匡主濟功終定大業語曰奕者舉棋不定猶不勝其偶況君之才否而二三其節何以盡服強鄰窺規神器乎備之命亮亂孰甚焉世或有謂備欲以固委付之義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賢則不須若斯之誨如非其人不可啓篡逆之塗是以古之顧命必貽訓言詭偽之辭非託孤之謂幸值劉禪闇弱無猜險之性諸葛威略足以檢衛異端故使得自起耳不然若生疑隙不逞之釁謂之爲權亦惑甚矣]

事如父
[孫盛曰夫杖道扶義體存信順然後能匡主濟功終定大業語曰奕者舉棋不定猶不勝其偶況君之才否而二三其節何以盡服強鄰窺規神器乎備之命亮亂孰甚焉世或有謂備欲以固委付之義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賢則不須若斯之誨如非其人不可啓篡逆之塗是以古之顧命必貽訓言詭偽之辭非託孤之謂幸值劉禪闇弱無猜險之性諸葛威略足以檢衛異端故使得自起耳]

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
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
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

日是歲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羣太史令許芝謁者僕射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遂不報書作汗簡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永戒魏不審驗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或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偏于元禍苟免者耶昔世祖之剿迹舊基奮譎卒數千摧莽強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諸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厚其餽鋭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無張說靡之說奉遵聖旨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又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三一部虎賁六十人爵在亮集

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
[漢晉春秋曰亮查南中所在戰捷擒孟獲者爲夷漢並所服慕生致

三年春亮率衆南征
[諡曰忠武侯]

之民以治世親於閭閻之間聞曰此非向者不能虛實收敗今蒙賜觀看營陳若秖如此即定易勝耳帝深納使更戰上疏曰臣聞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隧全軍也南中平指即其宗而用之永久謀亮亮曰若謂外人則當盡兵兵盡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亡新傷破先死喪亂外人而無兵都必成鵬患二不易也又吏素有廢殺之罪自嫌豐富若指小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欲吾停不去自然生變四不易也南土豪帥各擁衆萬餘家雖依恃威勢而內不相服其主蓋此又興復之本也其不易也真主佐之才乃伊訓說命相表著者欲

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臣松之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敗軍之前一年時也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

諒而不實則猶違名也違名而在內職不密失身者有之忠而不純則多過中也通中而命納論剛而無礼者有之故必無是四者而後稱補可期也正与謹慎相似

攸之等管机密陳震張裔蔣琬統庶政任分內外故別而言之後獨擢攸之等者內職諸旨有成就君德之責震等咨禀而統乃留府事皆公咨決也

統留事易於特稽召猶表其皆良死節之臣明所守之不可奪故分以付託之重親之信之則小人之間無自生也

自桓靈以來閹寺擅權後主柔暗尤易惑愚蔽於時雖宮中政令猶恐主聽或偏別不得盡聚其職故以內外異法為戒先帝其作奸犯科者尤主于違小人也

大謂陟罰臧否諒同

宏志士之氣塞忠諫之路也言宮中府中俱當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

吏南監本作吳吾按以南監本乙

驢驅于外可以使令自使詐設親近可任

若宮中府中之異法也性行淑均也曾鞏曰均則其下和睦如親上去矣曉暢軍事則部曲各得其人惟吉士矣向寵等之後陳震芾之前者則特部曲俗稱耳

南攝作吉羽林之職以追于后稷說先言之也

責攸之上當如文選有若無興德之言六字按李善注則蜀志本有而文選脫誤不謂今蜀志反脫也。此六字董允傳中亦具載李注所云蜀志蓋指此傳之文斟酌損益文選作規益六家取此傳然作規益則与下句意同似乎諸當作損益為善

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陽。郭沖三事曰：亮屯于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偪，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迴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勑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埽地却洒。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宣帝後知，深以為恨。難曰：案陽平在漢中。亮初屯陽平，宣帝尚為荊州都督，鎮宛城，至曹真死後，始與亮於關中相抗禦耳。魏嘗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蜀，值霖雨，不果。此之前後，無復有於陽平交兵事。就如沖言，宣帝既舉二十萬衆，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設防持重，何至便走乎？案魏延傳云：延每隨亮出，輒欲請精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己才用之不盡也。亮尚不以延為萬人別統，豈得如沖言，頓使將重兵在前，而以輕弱自守乎！且沖與扶風王言，顯彰宣帝之短，對子毀父，理所不容，而云扶風王慨然善沖之言，故知此書舉引皆虛。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

損益指君之善敗及為君分別君子小人而言也

諮諏對引喻失義言開其源以求其諫也

舉一作衆

安溪云自貶二等尚未安。焯按此自字對將士言之

安溪云此言是諸葛口中語不必辨也

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略曰：始，國家以蜀中惟有劉備。備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預；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隴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時應亮。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郭沖四事曰：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冀城，虜姜維，驅略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亮，亮顏色愀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為愧。於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難曰：亮有吞魏之志久矣，不始於此衆人方知也，且于時師出無成，傷缺而反者衆，三郡歸降而不能有。姜維，天水之匹夫耳，獲之則於魏何損？拔西縣千家，不補街亭所喪，以何為功，而蜀人相賀乎？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漢晉春秋曰：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

職是從華陽国志按此本職女之由也

省從南監本

定賊可死功可跂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酬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
我十帥將代之是故託臣前出臣其敗矣亮聞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
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
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
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猶危險僅乃得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
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
衆離其將今兵不解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
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爲定一
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
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
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春年耳然喪趙雲陽翟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
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料合四方之精銳非
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
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時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
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
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越背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
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難易逆覩臣鈍情勢不同也然臣竊不自量所以敢託身於危地以定
明所能逆覩也於是不顧衆難興軍北出欲行其道之役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

諸葛亮傳

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父珪早亡母改嫁叔父玄玄爲袁
術所署豫章太守乃將亮及亮兄瑾南依劉表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
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徐庶石韜與亮友善謂爲信然

劉備三顧亮於草廬

建安十二年劉備屯新野徐庶見備備器之謂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
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將軍宜枉駕顧之備遂詣亮凡三往乃見時先主
屯新野亮與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汝南孟建龐統等友善謂此數人者皆一時俊傑而
亮特與先主屈身枉駕三顧而後出遂委以軍國之重

亮與孫權聯和

十三年曹公征荊州荊州刺史劉琮舉州降曹公先主遂有江南與曹公相拒於赤壁公
軍敗績引還先主收合餘衆與曹公復戰於南郡不利引軍南保油口乃遣亮詣吳與孫權
結同盟

亮勸權拒曹公

時曹公書與權曰近討劉琮今治水軍八十萬衆與將軍會獵於吳權大會羣下謀之
羣下多懷猶豫張昭等率以古今人事相比皆以爲可迎獨魯肅不發言權起入更衣肅
追於坐上執權手曰向察衆人之議持此甚失計不可迎曹公今肅等迎之可以延祚於
身各還鄉里以名位見稱猶不失封侯南面之樂將軍宜早圖大計不宜用衆人之議權
嘆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卿意與孤同此天以卿賜孤也會周瑜自鄱陽還亦勸權拒曹公
權於是決意召諸將部分軍事以瑜爲大都督程普爲副瑜領兵與備并力逆操與操軍
相持於赤壁時操軍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退北岸瑜等因放火燒其船操軍燔溺
死者甚衆操乃捨陸步走引軍從華容道歩行遇泥濘道路不通悉驅羸兵老弱負草填
之騎乃得過羸兵老弱爲人馬所蹈藉泥水而死者不可勝數操乃大放火燒其輜重
燒盡而去先主與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已病死瑜等攻破曹仁等仁等引
退瑜等追之進圍南郡

亮定荊南四郡

先主表亮爲偏將軍與關羽張飛趙雲等分統諸郡以亮爲軍師中郎將督零陵桂陽
長沙三郡調賦以供軍實

亮勸備取益州

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外連孫權內足軍資先主入蜀至涪
璋授兵使擊張魯魯已服漢中進兵擊璋所置巴西太守嚴顏生獲顏先主謂顏曰何敢
拒軍顏答曰卻之者以其無義耳先主改容謝之遂定蜀郡亮留鎮荊州與鎮西將軍
張飛車騎將軍馬超征北將軍黃忠鎮遠將軍趙雲並守險要亮與先主俱入成都
既到益州或有人說先主宜誅諸葛亮張飛者先主以問法正正不對先主曰孤以
此二人待君君何以不言正曰將軍以明公之信義著於四海而欲定蜀蜀人知其
不可負也將軍以信義待人人自歸命何必誅此二人若不以信義待人雖誅此二
人其心不服先主笑曰法孝直既不欲孤誅此二人而孤亦不負信於人也

亮治蜀

先主爲漢中王以亮爲股肱之任署左將軍領尚書事及即帝位策曰朕以不德繼承
大統嘉與羣賢同心協謀以寧社稷朕之所有其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
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時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
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
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越背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
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難易逆覩臣鈍情勢不同也然臣竊不自量所以敢託身於危地以定
明所能逆覩也於是不顧衆難興軍北出欲行其道之役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

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

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救式亮自

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王
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祁山斬王雙今歲
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
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
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亮荅曰春秋大義賊不討不立桓文所以越諸夏而
其盟好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隱忍而不即討者以操存漢室不欲自
便當移兵東戡以除凶慝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可
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垂意代政而賈誼猶以爲流涕況臣
臣之爲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越江據險而欲徑進若大軍致討彼
非迎何者其智力不逮故限江自保耳若大軍臨岸必內崩離當分裂其地以爲後規下
不能併力且志望以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
當略民廣境三方鼎峙於此非論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
運漢晉春秋曰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比能
疾司馬宣王自荊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長安督張郃費曜戴
陵郭淮等宣王使曜陵雷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駐雍郿宣王曰料前
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兵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
雷攻自逆宣王于上邽郭淮費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宣王遇于上邽之東敏兵依
險軍不得交亮引而還宣王尋亮至于阅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

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以在近人情自固可
不敢偪坐失民望也今亮縣軍食少亦行去矣宣王
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辛巳乃使張郃攻無當
監何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
弩三千一百張 宣王還保營 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 郭沖五事曰魏明帝自征
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劒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
八萬時魏軍始陳幡兵適交參佐咸以賊衆強盛非力不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亮曰吾
統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難臨征難義所
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
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宣王一戰大挫此信之由也難曰臣松之案亮
前出祁山魏明帝身至長安耳此年不復自來且亮大軍在關隴魏人何由得越亮徑向劒閣亮
既出戰場本無久住之規而方休兵還蜀皆非經通之言孫盛
習鑿齒搜求異同罔有所遺而頗不多載沖言知其審矣 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
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
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
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漢晉春秋曰亮自至數挑戰宣王亦表固請戰
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
使衛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辛佐治受苟能制吾當千里而請戰邪 魏氏春秋曰亮使至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
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之雖不多載沖言知其審矣
焉所噉食不至數升宣王曰亮將死矣 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

軍時年五十四 魏書曰亮糧盡勢窮憂恚嘔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 漢晉春秋曰
秋八亮卒於郭氏塢 晉陽秋曰亮卒於郭氏塢 晉陽秋曰亮將死長史蔣琬問其身後可任者誰
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 臣松之以爲亮之用心誠已盡矣然揆其規模殆不過此
嘔血益因亮自凶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略管樂之才而所與對敵皆一時之傑而不能開
云亮軍敗嘔血此則引虛記以爲言也 漢晉春秋曰亮在渭濱魏人躡跡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
其云入谷而卒緣蜀人入谷發喪故也 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
奇才也 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
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偪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爲之諺
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 亮遺命葬漢
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家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敏篤誠受遺託
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
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
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
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
綬謚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
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

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魏氏春秋曰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貫以訓厲臣子又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爲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　亮集載作木牛流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特可人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爲牛頭樸者爲牛足覆者爲牛背方者爲牛腹垂者爲牛舌曲者爲牛肋刻者爲牛齒立者爲牛觜橫者爲牛脚細者爲牛鞅攝者爲牛鞦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大小與前同後脚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載矢八十枝矢長九寸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九分廣二寸厚二寸五分形制如象鼻長四寸徑面四寸二分孔徑中三寸五分橫七分八孔前後四脚脚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長

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襄陽記曰亮初入所在各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自妳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爲可聽立廟於成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爲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已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勳盛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賴人是賴而蒸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隨時設教則又倡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爲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舊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宅地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秋祭亮廟遂及羣下

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襄陽記曰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爲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卽載送之時人以爲笑樂鄉里爲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

諸葛氏集目錄

開府作牧第一　權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計算第五　訓厲第六

綜覈上第七　宗覈下第八

雜言上第九　雜言下第十

貴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傳運第十三
與諸葛瑾書第十五
廢李平第十七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中第二十三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與孫權書第十四
與孟達書第十六
法檢上第十八
科令上第二十
軍令上第二十二
軍令下第二十四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闕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劉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耻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

焉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于隴畝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順而先主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觀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遂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枝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

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臨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益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怨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臺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及得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啓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爲已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爲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亮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道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書在亮集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胄裔故攀還復爲瑾後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

上云不戰蓋對敵國之辭此又申明其真王者之師也

上云人傑在其子孫之朝故其歸之天命則仍夷之也

公北駐漢中在建興五年元年字誤思遠之生即在建興五年也詳元字當作六伯松亦以諸葛之勤死于王事

從南監本乙一作不及得遠

南監本作蹤

可愛嫌其早成惡不爲重器耳年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爲翰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強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景耀四年爲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尚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住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

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　華陽國志曰尚歎曰父子受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爲乃馳赴魏軍而死

次子京及孫子顯等咸熙元年內移河東　案諸葛氏譜云京字行宗　晉泰始起居注載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天下之善一也其孫京隨才署吏後爲鄉令　尚書僕射山濤啓事曰鄉令諸葛京祖父亮遏漢亂分隔父子在蜀雖不達天命要爲盡心所事京治鄙甘後有稱臣以爲宜以補東宮舍人以明事人之理　晉陽秋曰梁益之論京位至廣州刺史

孫楷沒于延熙十五年二字衍且止二十年無二十四年也

董厥者丞相亮時爲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愼宜適徙爲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尚書僕射代陳祇爲尚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義陽樊建代焉　案晉百官表董厥字襲亦義陽人建字長元　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復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爲侍中守尚書令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宮人黃皓弄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　孫盛異同記曰瞻厥等以維好戰無功國內疲弊宜表後主召還爲益州刺史奪其兵權蜀長老猶有瞻表以閻宇代維故事晉永和三年蜀史常璩說蜀長老云陳壽當爲瞻史爲瞻所厚故回此事歸惡黃皓而云瞻不能匡矯何也　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蜀破之明年春厥建俱詣京都同爲相國參軍其秋並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　漢晉春秋曰樊建爲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閑惡必改而不棄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之所謂難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方欲明之卿言起我意於是發詔治艾焉

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

修公南監本

布公道誠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勤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仲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與袁子曰成敗諸葛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羽飛之心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以爲佐相而羣臣悅服劉備先得蜀國而羽飛不失尊卑之序何也袁子曰諸葛之治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其上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之人及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先主無北方之憂也此其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亮之治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故能鬬也曰亮帥數萬之衆其所征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皆克非常之人豈能爲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脆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遺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之舍僑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其導嚴也亮之治蜀田疇陂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

詳從南監本

前識句未詳

宗臣從明府覽作守臣

盟從明府覽作平

君宰義同

安漢宜武應安南宜義部制王者之師善小為勉子奇謀此其識見之差正有所忽慮

所以能鬬也曰亮帥數萬之衆其所征造若數十萬之功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詳識張儼作默記其述佐論論亮與司馬宣王書曰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和兵海內爲世漸王諸葛之賢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貢聘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仰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乘乘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會敵之意終於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興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鞭勝負之勢亦已決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爲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若臣無事宰勢師旅無成不征未能進恐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蜀魏司馬懿才用兵衆未易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則未見坦然之勳若無策以裁之則非明哲之謂海內歸同之意也余竊疑焉請聞其說答曰孟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仁伐而定之揖讓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爲敵戰之國勢不俱王自操備時襄陽將降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孟德身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爲救圍不解故蔣子通言彼時有徙許渡河之計會國家襲取南郡羽乃解軍玄德與操智力多少士衆衆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而語猶能轉以取勝是時又無大吳揣角之勢也今仲達之才減於孔明當時之勢懸於曩日玄德尚直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出軍而圖敵邪昔樂毅以弱燕之衆兼從五國

蜀書五

西川北鳳翼氏圖南印

之只長卿強於下七十餘城今蜀漢之於東西相應首尾如蛇形勢重大不此於[illegible]土地廣狹人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觀[illegible]國之體當時既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取之圖忠誠謇謇義形於主雖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中觀亮故宅立祠表問命太傅掾犍爲李興爲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陽聽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驤藪澤解褐于三聘尼得招而棄徐生之揔寶釋耕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已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漢非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騁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劉合大靈崇神之祇崇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滿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子八陳不在孫吳不牛之奇則非殷模神務之功一何徽妙于非齊甄又何秘要昔在顓天有名無迹虞若吉行蓋徵夷吾反玷樂毅不終奚比於翰明哲守沖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扆藩事民吾不辱則伊寧比管晏豈徒聖宜慷慨履歎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自居川諸時娟其名誰能不殁貞有遺格惟子之勳移風來世詠歌餘典儒夫將厲遐哉邈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辭可究已陸昔之乖萬里殊塗今我來思覩爾故墟漢高歸魂於豐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樞翩翩髣髴鄉邑之有餘魂而有靈豈其識諸

西川北鳳翼氏圖南印

密之子一名安

王隱晉書云李興

蜀書六

關張馬黃趙傳第六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於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爲之禦侮先主爲平原相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建安五年先主爲曹公所敗奔袁紹於是先主徐還小沛使羽守下邽羽身還徐州建安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奔袁紹曹公禽羽以歸拜爲偏將軍禮之甚厚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爲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曹公卽表封羽爲漢壽亭侯初曹公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

安溪云此時若有隱情為飾詞此一死于曹之手矣

蜀記語多淺妄恐并不足信

安溪云此評酈氏不差非苟悅髯而已

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傅子曰遼欲自往）太祖恐羽不白非事君之道乃歎曰公君父也羽兄弟耳遂白之太祖曰（若公恩必立效報公而後去也）及羽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自（臣松之以為非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追追以成其義自非有巨測之度孰能至於此乎斯寔曹氏之休美）從先主就劉表表卒曹公定荊州先主自樊將南渡江別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曹公追至當陽長阪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蜀記曰初劉備在許與曹公共獵獵中衆散羽勸備殺公備不從及作臥瓢中潛以藥置食中公備覺之相與飲食中毒備曰是時亦為國家惜之耳若天道輔正安知此不為福耶　臣松之以為備後與董承等結謀欲誅曹公其言如何羽若果有此勸血備不肯從者將以曹公順心親戚宜繁有徒事不宿構非造次所行曹雖可殺身必不免故以已血而止何惜之有若此之事皎然不為雅言耳）孫權遣兵迎先主收江南諸郡乃封拜元勳以

羽為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雖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髯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為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于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引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拜羽為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率衆攻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泛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悳梁郊陸渾羌浴或遙受羽印號為之支黨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宣王蔣濟以為關羽

按傅字衍見後楊戲傳及注孫權呂蒙諸傳皆作士仁尤可互証

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曹公從之先是權遣使為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典略曰羽圍樊權遣使求助之勑使莫速進又遣主簿先致命於羽羽忿其淹遲又自已得于禁等乃罵曰狢子敢爾如使樊城拔吾不能滅汝邪權聞之知其輕己偽手書以謝羽許以自往 臣松之以為荊吳雖外睦而內相猜防故權之襲羽潛師密發按呂蒙傳云伏精兵於𦪇𦩷之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以此言之羽不求助於權權必不語羽當往也若許相援助何故匿其形迹乎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自輕己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懷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蜀記曰羽與晃宿相愛遙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須臾晃下馬宣令得關雲長頭賞金千斤羽驚怖謂晃曰大兄是何言邪晃曰此國之事耳 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眾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于臨沮蜀記曰權遣將軍擊羽獲羽及子平權欲活羽以敵劉曹左右曰狼子不可養後必為害曹公不即除之自取大患乃議徙都今豈可生乃斬之 臣松之案吳書孫權遣將潘璋逆斷羽走路羽至即斬且臨沮去江陵二三百里豈容不時殺羽方議其生死乎又云權欲活羽以敵劉曹此之不然可以絕智者之口 吳歷曰權送羽首於曹公以諸侯禮葬其屍骸追謚羽曰壯繆侯蜀記曰羽初出軍圍樊夢豬嚙其足語子平曰吾今年衰矣然不得還江表傳云羽好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子興嗣興字安國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為侍中中監軍數歲卒子統嗣尚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卒無子以興庶子彝續封蜀記曰龐德子會隨鍾鄧伐蜀蜀破盡滅關氏家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先主從曹公破呂布隨還許曹公拜飛為中郎將先主背曹公依袁紹劉表表卒曹公入荊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先主既定江南以飛為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侯後轉在南郡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

拜下御覽有羽字

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華陽國志曰初先主入蜀至巴郡顏柄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也）飛所過戰克與先主會於成都益州既平賜諸葛亮法正飛及關羽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錦千匹其餘頒賜各有差以飛領巴西太守曹公破張魯魯更遣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擊大破之魯夜遁走投拜飛爲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還南鄭巴土獲安先主爲漢中王轉拜飛爲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封西鄉侯策曰朕承天序嗣奉洪業除殘靖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軍詰戎將行天罰以君忠毅侔

（安漢云蜀中之守所以舍益德而用魏延也）

蹤召虎名宣遐邇故特顯命高墉進爵兼司于京其誕將天威服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詩不云乎匪疚匪棘王國來極敏戎功用錫爾祉可不勉歟初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先主先主聞飛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追諡飛曰桓侯長子苞早夭次子紹嗣官至侍中尚書僕射苞子遵爲尚書隨諸葛瞻於緜竹與鄧艾戰死

馬超字孟起右扶風茂陵人也父騰靈帝末與邊章韓遂等俱起事於西州初平三年遂騰率衆詣長安漢朝以遂爲鎮西將軍遣

還金城騰爲征西將軍遣屯郿後騰襲長安敗走退還涼州司隸校尉鍾繇鎮關中移書遂騰爲陳禍福騰遣超隨繇討郭援高幹於平陽超將龐悳親斬援首後騰與韓遂不和求還京畿於是徵爲衛尉以超爲偏將軍封都亭侯領騰部曲典略曰騰字子碩嘗爲天水蘭干尉後失官閒隴西與羌錯居家貧無妻遂娶羌女生騰騰少貧無產業常從鄣山中斫材木負販詣城市以自供給騰爲人長八尺餘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靈帝末涼州刺史耿鄙任信姦吏民王國等及氐羌反叛州郡募發民中有勇力者欲討之騰在募中州郡異之署爲軍待事典領部衆討賊有功拜軍司馬後以功遷偏將軍又遷征西將軍常屯沂隴之間初平中拜征東將軍是時西州少穀騰自表軍人多乏糧就穀於池陽遂移屯長平岸頭而將王承等恐騰爲己害乃攻騰營時騰近出無備遂破走西上合三輔亂不復來東而與鎮西將軍韓遂結爲異姓兄弟始甚相親後轉以部曲相侵又更爲讐敵騰攻遂遂走合衆還攻騰殺騰妻子連兵不解建安之初國家綱紀始弛乃使司隸校尉鍾繇涼州牧韋端和解之徵騰還屯槐里轉拜爲前將軍假節封槐里侯北備胡寇東備山賊行十進買爵救民命三輔甚安愛之十五年徵爲衛尉騰自見年老遂入宿衛初曹公爲冀州牧辟騰長子超不就超後爲司隸校尉督軍從事討郭援爲飛矢所中乃以囊囊其足而單騎突陳還營會救解援退并斬援首詔拜爲偏將軍使領騰營又拜超弟休本郡尉休弟鐵門都尉從其家屬皆在鄴惟超獨留超既統衆遂與韓遂合從及楊秋李堪成宜等相結進軍至潼關曹公與遂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陰欲突前捉曹公曹公左右將許褚瞋目盼之超乃不敢動曹公用賈詡謀離間超遂更相猜疑軍以大敗山陽公載記曰初曹公軍在蒲阪欲西渡超謂韓遂曰宜於渭北拒之不過十日河東穀盡彼必走矣遂曰可聽令渡慝於河中頓不快耶超討不得施曹公之曰馬兒不死吾無葬處也超走保諸戎曹公追至安定會北方有事引軍東還楊阜說曹公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嚴爲其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超果率諸戎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殺涼州刺史韋康據冀城有其衆超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軍事康故吏民楊阜姜叙梁寬趙衢等合謀擊超阜叙起於鹵城超出攻之不能下寬衢閉冀城門超不得入進退狼狽乃奔漢中依張魯魯不足與計事內懷於邑聞先主圍劉璋於成都密書請降典略曰建安十六年超與關中諸將侯選程銀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張魯以爲都講祭酒欲妻之以女或諫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魯乃止初超未反時其小姊弟種留三輔及超敗種先入漢中正旦種上壽於超超提胸吐血曰闔門百口一旦同命今二人相賀邪後數從魯求兵欲北取涼州魯遣往無利又魯將楊白等欲害其能超遂從武都

地從南監本

賴得兩歸不終名爲賊

觀此愈信陳志之優

逃入氐中轉奔往蜀是歲建安十九年也先主遣人迎超超將兵徑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卽稽首與略曰備開超至喜日我得益州矣乃使人止超而成都潰以超爲平西將軍督臨沮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超至未一旬而成都潰以超爲平西將軍督臨沮

因爲前都亭侯山陽公載記曰超因見備待之厚與備言常呼備字關羽怒請殺之備曰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撫劒柱立直視超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大驚遂止不復呼備字明日歎曰我今乃知其所以敗爲呼人主字幾爲關羽張飛所殺自後乃尊事備臣松之按以爲超以窮歸備受其爵位何容傲慢而呼益土也故羽聞馬超歸降以書問諸葛亮超人才可比誰比羽不得如書所云羽爲得與張飛立直乎凡人行事皆謂其可也知其不可則不行之矣超若果呼備字亦謂於理宜爾也就令羽請殺超超不應聞但見二子立直何由便知以呼字之故云幾爲關張所殺乎言不經理深可怨疾也袁暐樂資等諸所記載穢雜虛謬若此之類殆不可勝言也

先主爲漢中王拜超爲左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驃騎將軍領涼州牧進封鄚鄉侯策曰朕以不德獲繼至尊奉承宗廟曹操父子世載其罪朕用慘怛疾如疾首海內怨憤歸正反本暨于氐羌率服獯粥慕義以君信著北土威武並昭是以委任授君抗颺虓虎兼董萬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懷保遠邇肅愼賞罰以篤漢祜以對于天下二年卒時年四十七臨沒上疏曰臣門宗二百餘口爲孟德所誅略盡惟有從弟岱當爲微宗血食之繼深託陛下餘無復言追謚超曰威侯子承嗣岱位至平北將軍進爵陳倉侯超女配安平王理（典略曰初超之入蜀其庶妻董及子秋留依張魯魯敗曹公得之以董賜閻圃以秋付魯魯自手殺之）

黃忠字漢升南陽人也荊州牧劉表以爲中郎將與表從子磐共守長沙攸縣及曹公克荊州假行裨將軍仍就故任統屬長沙太守韓玄先主南定諸郡忠遂委質隨從入蜀自陵萌受任還攻劉璋忠常先登陷陣勇毅冠三軍益州既定拜爲討虜將軍建安二十四年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淵衆甚精忠推鋒必進勸率士卒金鼓振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淵軍大敗遷征西將軍是歲先主爲漢中王欲用忠爲後將軍諸葛亮說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

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先主曰吾自當解之遂與羽等齊位

賜爵關內侯明年卒追謚剛侯子叙早没無後

趙雲字子龍常山眞定人也本屬公孫瓚瓚遣先主爲田楷拒袁紹雲遂隨從爲先主主騎雲別傳曰雲身長八尺姿顏雄偉爲本郡所舉將義從吏兵詣公孫瓚瓚時袁紹稱冀州牧瓚深憂州人之從紹也善雲來附嘿雲白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廻心迷而能反平雲答曰天下洶洶未知孰是民有倒縣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爲忽袁公私明將軍也遂與瓚往討時先主亦依託瓚每接納雲雲得深自結託雲以兄喪辭瓚暫歸先主知其不反捉手而別雲辭曰終不背德也先主就袁紹雲見於鄴先主與雲同牀臥密遣雲令募得數百人皆稱劉左將軍部曲紹不能知遂隨先主至荆州及先主爲曹公所追於當陽長阪棄妻子南走雲身抱弱子即後主也保護甘夫人即後主母也皆得免難還爲牙門將軍先主入蜀雲留荆州雲別傳曰初先主以手戟擿之曰子龍吾寡嫂曰樊氏有國色範欲以配雲雲辭曰相與之義不重於兄弟今從平江南以爲偏將軍領桂陽太守代趙範範曰子龍與同姓卿兄猶我也固辭不許時有人勸雲納之雲曰範迫降且心未可測天下女不少遂不取範果逃走雲無纖介先是與夏侯惇戰於博望生獲夏侯蘭蘭是雲鄉里人少小相知雲白先主汪活之薦蘭明於決律以爲軍正雲不用自近其慎慮類如此先主入益州雲領留營司馬此時先主以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權閒益州西征大遣舟船迎妹及夫人內欲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

先主自陵朐還攻劉璋

召諸葛亮亮率雲與張飛等溯江西上平定郡縣至江州分遣雲從外水上江陽與亮會于成都成都既定以雲爲翊軍將軍雲別傳曰益州既定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駁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今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用矣先主即從之夏侯淵敗曹公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爲可取雲兵隨忠取米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迎視忠等値曹公揚兵大出雲爲公前鋒所擊方戰其大衆至勢偪遂前突其陳且鬬且却公軍散已復合雲陷敵還趣圍將張著被創雲復還馬還營迎者公軍追至圍此時河陽長張翼在雲圍內翼欲閉門拒守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公軍疑雲有伏兵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戎弩於後射公軍公軍驚駭自相蹈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旦自來至雲營圍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作樂飲宴至暝軍中號雲爲虎威將軍孫權襲荆州先主大怒欲討權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破魏則吳自服操身雖還子不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也先主不聽遂東征留雲督江州先主失利於秭歸雲進兵至永安吳軍已退建興元年爲中護軍征南將軍封永昌亭侯還鎮東將軍五年隨諸葛亮駐漢中明年亮出軍揚聲由斜谷道曹眞遣大衆當之亮令雲與鄧芝往拒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敵強失利於箕谷然斂衆固守不至大敗軍退貶爲鎮軍將軍雲別傳曰亮白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答曰雲身自斷後軍資

安漢云雲德美宿見別傳而本傳略之不及何哉蜀按本傳先主爲平原相時雲已隨從主騎別傳謂就袁紹雲見于鄴則在建安五年後此遺及不可信者也

此議忠正然經國之務有武庫在必得其備當未應及待武巨駁議殆家傳掠美耳其諫伐吳則又諸葛公所不能得之其主追思孝直恐敬歸列直恐敬歸列將誰所及也別傳大抵依仿諸葛子瑜雲及掫相稱尊歸諸葛不明絕其優之議爲之

執宋本作即似當作執即

遺宇从御覽

是宋本作爲二字未詳

从宋

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爲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府庫須十月爲冬賜亮大善之 七年卒追諡順平侯初先主時惟法正見諡後主時諸葛亮功德蓋世蔣琬費禕荷國之重亦見諡陳祇寵待特加殊獎夏侯霸遠來歸國故復得諡於是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及雲乃追諡時論以爲榮雲別傳載後主詔曰雲昔從先帝功績既著朕以幼沖涉塗艱難趙侍忠順濟於危險大義所以叙元勳也外議雲宜諡大將軍姜維等議以爲雲昔從先帝勞績既著經營天下遵奉法度功效可書當陽之役義貫金石忠以衛上君念其賞禮以厚下臣忘其死死者有知足以不朽生者感恩足以殞身謹按諡法柔賢慈惠曰順執事有班曰平去死定禍亂曰平應諡雲曰順平侯 雲子統嗣官至虎賁中郎督行領軍次子廣牙門將隨姜維沓中臨陣戰死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爲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馬超阻戎負勇以覆其族惜哉能因窮致泰不猶愈乎黃忠趙雲強摯壯猛並作爪牙其灌滕之徒歟

三國志三十六

蜀書七

龐統法正傳第七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至樹下共談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爲南州士之冠冕由是始顯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爲臥龍龐士元爲鳳雛司馬德操爲水鏡皆龐德公語也德公襄陽人孔明徙居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德操嘗造德公值其渡河上祀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德公還乃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德公字山民亦有令名爰諸葛孔明小姊爲魏黃門吏部郎早卒子渙字世文晉太康中爲淮陵太守統德公從子也少未有識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德操與語飲酒歡甚而歎曰德公誠知人此實盛德也 後郡命爲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漸世教使有志者自厲不亦可

三國志三十七

乎吳將周瑜助先主取荊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吳
人多聞其名及當西還並會昌門陸續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陸子
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
陸子為勝乎統曰為馬雖備所致一人耳為牛一日行三百里所致豈一人之重哉劭琮統宿語
因問卿名位人存出劭琮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贍論帝王之統策攄倚伏之要最
吾似有一日之長劭安其言而親之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將濟萬機論云
子昭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曰子昭拔自貴賤登爵州牧文休劉表時
濟洛曰子昭誠自長幼親潔然觀其舌齒不樹煩修叶屑吻自非文休敏也臧否雖經力不
多亦一時之佳也績劭謂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戮力海之
士深與統相結而還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
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剖
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以為治中從事江表傳曰先主與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為周公瑾功曹孤到best聞
器之以為治中從事此人密有白事勸使罷隱流對曰有之備歎息曰孤聽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住始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耳
時北方諸孤莫往其意獨篤亦慮此也孤以仲謀在東防在北當賴孤為援故決意不疑此誠出於

太平御覽載荊州先賢傳曰周瑜領南郡以龐士元名重州里而信其遠為功書任其事瑜垂拱而已

按魏末杜恕與兄書曰古人稱管仲不死子糾之難桓公不殺其讎之過蓋以為仲能存桓公以匡天下子糾既死桓公不得不殺仲故仲不死子糾之難而桓公不殺其讎之過蓋以為仲能存桓公以匡天下子糾既死桓公不得不殺仲故仲不死

譬者其有所試實有所試而誘之使竟其志勿徒以浮聲競虛斯得者多

險塗非萬全之計也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合宄並為軍師中郎將
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
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備曰今指施
仁操以適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
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寇攻陳五霸之高
信令日不取終為
人利耳備遂行亮留鎮荊州統隨從入蜀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涪
統進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
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為
璋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
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
各杖彊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
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裹束外作歸形此二子
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
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

必具通志作名貝

十字从元本○元脩雍本作十

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卽斬懷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逡巡引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何誰爲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習鑿齒曰夫霸王者必體仁義以爲本杖信順以爲宗一物不具則其道乖矣今劉備負信違情德義俱愆雖功由是隆宜大傷其敗譬斷手全軀何樂之有龐統懼斯言之泄盲知其君之必悟故衆中匡其失而不修常謙之道矯然大當蓋其蹇諤之風也有臣則陛隆堂高從理則羣策畢舉一言而三善兼明暫諫而義彰百代可謂達乎大體矣若惜其小失而廢大益矜此過言自絕遠業能成雖出於統然違義成功本由誰道心既內疚面慙歡情自戢故聞備稱樂之言不覺率爾而對也備有非而統無失其公若臣宴酣失敬事同樂禍自比武王曾無愧色此備俱失蓋分謗之言耳習氏所論雖大旨無乖然推演之離近爲流宕也

臣松之以爲謀襲劉璋計業濟務者未之有也　臣松之以爲謀襲劉璋計雖出於統然違義成功本由誰道心既內疚面慙歡情自戢故聞備稱樂之言不覺率爾而對也備有非而統無失其公若臣宴酣失敬事同樂禍自比武王曾無愧色此備俱失蓋分謗之言耳習氏所論雖大旨無乖然推演之離近爲流宕也

進圖雒縣統率衆攻城爲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惜言則流涕拜統父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爲之拜追賜統爵關內侯謚曰靖侯

統子宏字巨師剛簡有臧否輕傲尚書令陳祇爲祇所抑卒於涪陵太守統弟林以荊州治中從事參鎮北將軍黃權征吳值軍敗隨權入魏魏封列侯至鉅鹿太守

有餘年後林隨黃權降魏始復集聚魏文帝聞而賢之賜牀帳衣服以顯其節義

法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也祖父眞有清節高名三輔決錄注曰眞字高卿少明五經兼通讖緯學無常師名有高本常幅巾見扶風守曰哀公雖不肖猶臣仲尼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欲相屈爲功曹何如眞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四時朝覲若欲吏使之眞將在北山之南矣扶風守遂不敢以爲吏初眞年未弱冠父在南郡步往候父已欲去父蜀之待正旦使覲朝吏會令者數百人眞於牕中闚其與父語畢問眞就座三公之位世以服眞之知人前後徵辟皆不就年八十九中平五年卒正父徵字季誠歷九卿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卒正父徵字季誠歷九卿

與同郡孟達俱入蜀依劉璋久之爲新都令後召署軍議校尉既不任用又爲其州邑俱僑客者所謗無行志意不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忖璋不足與有爲常竊歎息松於荊州見曹公還勸璋絕曹公而自結先主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讓不得已

趙岐孟子注云殷民厥角罔所哀聲

而往正既還爲松稱說先主有雄略密謀協規願共戴奉而未有緣後因璋聞曹公欲遣將張魯之使之討蜀復令正銜命正既宣指陰獻策於先主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張松州之殷肱以響應於內然後資益州之殷富馮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先主然之沂江而西與璋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鄭度說璋曰華陽國志曰度廣漢人爲州從事左將軍縣軍襲我兵不滿萬上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則必禽耳先主聞而惡之以問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憂也璋果如正言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於是黜度不用其計及軍圍雒城正牋與璋曰正受性無術盟好違損懼左

右不明本末必並歸咎蒙恥沒身辱及執事是以捐身於外不敢反命恐聖聽穢惡其聲故中間不有牋敬顧念宿遇瞻望悢悢惟前後披露腹心自從始初以至於終實不藏情有所不盡但愚闇策薄精誠不感以致於此耳今國事已危禍害在速雖捐放於外言足憎尤猶貪極所懷以盡餘忠明將軍本心正之所知也實爲區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而卒至於是者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可違信順誓而以意氣相致日月相選趍求順耳悅目隨阿遂指不圖遠慮爲國深計故事變既成又不量強弱之勢以爲左將軍縣遠之衆糧穀無儲欲得以多擊少曠日相持而從關至此所歷輒破離宮別屯日自零落雒下雖有萬兵皆壞陣之卒破軍之將若欲爭一旦之戰則兵將勢力實不相當各欲遠期計糧者今此營守已固穀米已積而明將軍士地日削百姓日困敵

對遂多所供遠曠愚意計之謂必先竭將不復以持久也空爾相
守猶不相堪今張益德數萬之衆已定巴東入犍爲界分平資中
德陽三道並侵將何以禦之本爲明將軍計者必謂此軍縣遠無
穀資運不及兵少無繼今荊州道通衆數十倍加孫車騎遣弟及
本與甘寧等爲其後繼若爭客主之勢以土地相勝者今此全有
巴東廣漢犍爲過半已定巴西一郡復非明將軍之有也計益州
所仰惟蜀蜀亦破壞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爲亂者十戶而八若
敵遠則百姓不能堪役敵近則一旦易主矣廣漢諸縣是明比也
又魚復與關頭實爲益州福禍之門今二門悉開堅城皆下諸軍
並破兵將俱盡而敵家數道並進已入心腹坐守都雒存亡之勢
昭然可見斯乃大客其外較其餘屈曲難以辭極也以正下愚
猶知此事不可復成況明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豈當不見此

數哉旦夕倫等求容取媚不慮遠圖莫肯盡心獻良計耳若事窮
勢迫將各索生求濟門戶展轉反覆與今計異不爲明將軍盡死
難也而尊門猶當受其憂正雖德薄不思之變然心自謂不負聖德
顧惟分義實痛痛心左將軍從本舉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
爲可圖變化以保尊門十九年進圍成都璋蜀郡太守許靖將踰
城降事覺不果璋以危亡在近故不誅靖璋既稽服先主以此薄
靖不用也正說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
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名播流四海若其不禮
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爲賤賢也宜加敬重以昭遠近追昔燕王

薄靖而不薄李嚴是先主之所見以其虛名無實用不爲大節

孝直言昭此智術之士偏有失辭

視四海振恤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靖處室則友論識則始爲戀音安在其可寵先而有以感致者乎若乃浮虛是崇倫薄斯禁則秉直杖義之士將何以禮之正務聽惑之術違貴尚之風譬之郭隗非其倫矣　臣松之以爲郭隗非賢猶以權孫盛曰夫禮賢崇德爲邦之要道封墓式閭先王之令軌故必以體行英邁高義蓋世然後可以延之待郭隗先主於是乃厚待靖靖不稱也正說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

乎法正以靖方隗未爲不當而盛以封墓式閭爲難何其遠哉然則燕昭亦非管唯劉翁至於友于不穢失由于將帥諸將濟之論卻非文休之尤盛又讓其受僅非所惜謂仕於董卓卓初秉政顯擢賢俊受其策爵者森然皆是文休爲遷官在卓未至之前後遷以正爲蜀郡太守楊中未不爲超越乃此爲貶斯荀爽陳紀之儔皆應擯棄於世矣

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飡之德雖毗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彊東懼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戹心常懍懍言如此孫盛曰夫威福自下人家害國之道刑縱於寵戮政亂理之源安可以功臣而忘其陵不免逆命之刑楊干雖親猶加亂行之戮大義滅親不愛主德故也者昔晉文殺舅趙衰故顧命叔詹不免逆命之刑楊干雖親猶加亂行之戮大義滅親不愛主德故也者昔晉文殺舅趙衰故顧命叔詹

二十二年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繡定漢中此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偪故耳今操新破烏桓遠征海表其勢不得久留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暗夏侯淵張郃也守土之將帥以下略不勝圖之將帥舉衆往討則必可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饑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遣諸將進兵漢中正亦從行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興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正曰可擊矣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曹公西征聞正之策曰吾故知玄德不辦有此必爲人所教也

臣松之以爲蜀劉漢中其由脣齒也劉主夫聽用嘉謀以成功業霸王之主誰不皆然巍武以智豈不及此將討略未展正先發之耳人所教亦豈劣哉此蓋恥恨之餘辭非測實之當言也

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先主爲之流涕者累日謚曰翼侯賜子邈爵關內侯官至奉車都尉漢陽太守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孫

百衲本二十四史 三國志 一百五

中華圖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國難後第一版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權以復關羽之恥羣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評曰龐統雅好人流經學思謀于時荊楚謂之高俊法正著見成敗有奇畫策算然不以德素稱也儻之魏臣統其程郭之儔儷邪

先主乃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退

許麋孫簡伊秦傅第八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爲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叙以馬磨自給潁川劉翊爲汝南太守乃舉靖計吏察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靈帝崩董卓秉政以漢陽周毖爲吏部尚書與靖共議謀進退天下之士沙汰穢濁顯拔幽滯進用潁川荀爽韓融陳紀等爲公卿郡守拜尚書韓馥爲冀州牧侍中劉岱爲兗州刺史潁川張咨爲南陽太守陳留孔伷爲豫州刺史東郡張邈爲陳留太守而還靖巴郡太守不就補御史中丞馥等到官各舉兵還向京都欲以誅卓卓怒毖曰諸君言當拔用善士卓從君計不欲違天下人心而諸君所用人至官之日還來相圖卓何用相負叱毖令出於外斬之靖從

文休與子魚景興人物相等使虜奔竄猶不失公望也

兄陳相瑒又與岑合規靖懼誅奔岑蜀記曰靖後自表曰黨賊求生情所不忍守官自絕死不械義纔念古人當難說常權以濟其道岑卒依揚州刺史陳禕禕死吳郡都尉許貢會稽太守王朗素與靖有舊故往保焉靖收恤親里經紀振贍出於仁厚孫策東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疎親悉發乃從後去當時見者莫不歎息既至交趾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陳國袁徽以寄寓交州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才偉士智略足以計事自流宕已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已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紀綱同類仁恕惻愴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鉅鹿張翔萬機論云翔字元鳳銜王命使交部乘勢募靖欲與誓要靖拒而不許靖與曹公書曰世路戎夷禍亂遂合駕怯偷生自竄蠻貊成闊十年吉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款密久要不忘追於袁術方命圮族扇動羣逆津塗四塞雖縣[illegible]欲行靡由正

侍冊府作持宋本作侍

所謂術兵及即孫榮也

素術僭盜榮為其部曲文休避地未可厚非文休雖曰羈客然名滿區識畏為素氏偽命所污當時誰能預計伯符絕術厥後兄弟相繼開吳景立我

禮命退術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據三江五[illegible]爲虜庭臨時困厄無所控告便與袁沛鄧子孝等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歐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絕糧茹草飢殍羣臻死者大半既濟南海與領守兒孝意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整勒隕命并及羣從自諸妻子一時略盡復相扶侍前到此郡計爲兵害及病亡者十遺一二生民之艱辛苦之甚豈可具陳哉臣松之以爲孔子稱賢者避地其次避言其次避色去就之節固所以為深格會稽閭閻之士孫策之來於靖何逼而乃混之於人士攜之鄉邑使尊弱塗炭百慮相經可謂自始及訖存若斯難以言智亂若安時士燮[illegible]迎則張懼卒顛仆永爲亾虜憂瘁慘慘總寢與食欲附奉朝貢使自獲濟通歸死闕庭而荊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使斷絕

[illegible]旦當毋疑作慕

[illegible]大宇宋本作[illegible]

[illegible]但汲古本作[illegible]

欲上益州復有峻防故官長吏一不得入前令交阯太守士威彥深相分託於益州兄弟又靖亦自與書辛苦懇惻而復寂寞未有報應雖仰瞻光靈延頸企踵何由假翼自致哉知聖主允明顯授足下專征之任凡諸逆節多所誅討想力競者一心順從者同規矣又張子雲昔在京師志匡王室今雖臨荒城不得參與本朝亦國家之藩鎮足下之外援也子雲名建南陽人為若荊楚平和王澤南至足下忽有聲命於子雲勤見保屬令得假途由荊州出不然當復相紹介於益州兄弟使相納受儻天假其年人緩其禍得歸死國家解遣逃之負泯軀九泉將復何恨若時有險易事有利鈍人命無嘗預沒不達者則永銜罪責入於裔土矣昔營丘翼周杖鉞專征湯陸征漢庶賞譽躍漢書霍光傳道上稱譽躍未詳虎賁所出也今日足下扶危持傾為國柱石永師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小

[illegible]及今人臣之寧未有及足下者也夫爵高者意厚者責重足下據爵高之任當責重之地言出於口即為賞罰禍福行之得道即社稷用寧行之失道即四方散於足下百姓之命縣於執事自華及夷顒顒注望不遠覽載籍廢興之由榮辱之機棄忘舊惡寬和為官擇人苟得其人雖親不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音於管絃勒勳於金石願重為民自愛翔恨靖之不自納搜索靖所寄書疏劉璋遂使使招靖靖來入蜀璋以靖為巴郡廣漢子於荊州與蜀郡太守王商書曰文休倜儻瑰瑋下當以為指南益州耆舊傳曰商字文表廣漢人以才學稱聲問中從事是時王塗隔絕州之牧伯猶七國之諸侯黨信大臣商奏記諫璋璋頗感悟初韓遂與馬騰作亂關中數與璋交為璋相聞有連蜀之意商謂璋曰超勇而不仁見得不思義不可以為脣齒

久冊府刻光

以示人今之益部士民豐實物所出斯乃校大所欲傾覆超等所以西望也若引而近之則由
養虎將自遺患矣璋從其言乃拒絕之劉州牧劉表及儒者宋忠咸聞其
將欲叛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計策之謂乎十九年先主克蜀以靖爲左將
姓便之在郡十載建安十六年轉在蜀郡山陽公載記曰建安
卒於官許靖代之君濟陰王懿爲山陽王
軍長史先主爲
漢中王靖爲太傅及卽尊號策靖曰朕獲奉洪業君臨萬國夙宵
惶惶懼不能綏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其敬敷五教在寬
君其勗哉秉德無怠稱朕意焉靖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
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爲之拜章武二年卒子欽先靖夭沒
欽子游景耀中爲尚書始靖兄事頴川陳紀與陳
郡袁煥平原華
歆東海王朗等親善歆朗及紀并子羣魏初爲公
輔大臣咸與靖
書申陳舊好情義歆至文多故不載魏略王朗與文休
書曰文休足下消息平
見之緣乎詩人比一日之別於歲月豈況悠悠歷累紀之年者哉自頃
腹別三十餘年而無相
復連者數矣而今而後居升平之京師攀附於飛龍之聖主俯讎略盡若
若沒而復浮若絕而
得不與足下並爲遺種

斯時稍覺悟操之將篡非復歸死國家故意故應優于劉子初也

文休一生不逾漢末名士風格求之以知幾望之以匡世試所不暇若以諸葛公所敬而輕相毀誠宜安國筆之不自量也 案煥魏志作渙按其字曰曜父又名滂或当作渙

安溪云頌玉如將誰欺乎

按靖亡于章武二年則此書不及見矣

之吏而相去數千里加有遠塞之隔時聞消息於風聲託舊情於思慮耶況異處與異世無以異
也往者隨軍到荊州見鄧子孝相元將粗聞足下動靜云夫子既在執職領郡德素規矩老
而不愆是時侍宿武皇帝於江陵劉景升聽事之上共道足下於通夜拳拳飢渴誠無已也自天
子在東宮及卽位之後每會羣賢論天下髦俊之士鮮易取最故乃猥以原壤之朽質感夫子之清聽每叙足下以爲謀首竊其注意乃復過於前世書曰人惟求舊易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劉將軍之勗大舅兼而兩之總此二義而世遵遐以同爲貶非武皇帝之旨頃者蹉跌其泰而否亦非足下之意也深思書易之義利結分於宿好故遺隆者造吳所獻致名馬貂罽得因無媿道初開通展叙舊情以達聲問久闊情慌非大筆畧所能寫陳亦想足下同其志念今者親生男女凡有幾人年前遠向傾連大男名肅年二十九生於會稽小兒裁歲餘臨書惆悵有懷細細又日過周公命魯侯以長子代己之義尚書之聞歷數在躬允執其中之文於論語堯曰意得於老耄之齒甘俯仰人命受於聖王之命細見三讓之弘辭觀察瑞烟于時忽自以爲處唐虞之運際於紫微之天庭雖在裔土想亦極目而也徒懽不得攜子之手共列於世有一子之數以聽聖側耳而聽延頸而鶴立也昔汝南陳公初拜不依故常讓上卿於李元禮以此推之吾宜退身以避子位也苟得避子以禪讓名然後綬帶委質游談於平朝之間興子共陳往時避地之艱辛樂酒酣謔高談大噱亦足遺憂而忘老提筆陳情隨以喜笑又曰前世之榮名上下蒙不朽之常耀功與事竝聲與勳著考績效足以超越伊之情情不能已若不言足下之所能陳足下之所見則無以宣明鄙命弘之思若天啓衆心子導蜀意誠此意有攜乎之期若險路未夷子謀不從

恨疑作恨過冊府作愚

大舅文作大男

冊府作面綬疑綬綬冊府改

王冊府作四人

直疑宜

古宋本

由前後二書言每及斯希不切然有動於懷足下周游江湖以暨南海歷觀夷俗可謂徧矣想子之心結思華夏可謂深矣爲身擇居猶願中土爲主擇居安豈可以不懃乎詳思愚言速示還報也

糜竺字子仲東海朐人也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産鉅億（搜神記曰竺嘗從洛歸未達家數十里路傍見一婦人從竺求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糜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如此君可馳發竺乃還家遽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後徐州牧陶謙辟爲別駕從事謙卒竺奉謙遺命迎先主於小沛建安元年呂布乘先主之出拒袁術襲下邳虜先主妻子先主轉軍廣陵海西竺於是進妹於先主爲夫人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于時困匱賴此復振後曹公表竺領嬴郡太守（曹公集載公表曰泰山郡界廣遠舊多輕悍權時之宜可分布縣爲盜賊所以絕領嬴郡太守糜竺素履忠貞文武昭烈請以統領嬴郡撫慰吏民）竺弟芳亦先與劉表相聞以竺爲左將軍從事中郎益州既平拜爲安漢將軍班在軍師將軍之右竺雍容敦雅而幹翮非所長是以待之以上賓之禮未嘗有所統御然賞賜優寵無與爲比芳爲南郡太守與關羽共事而私好攜貳叛迎孫權羽因覆敗竺面縛請罪先主慰諭以兄弟罪不相及崇待如初竺慙恚發病歲餘卒子威官至虎賁中郎將威子照虎騎監自竺至照皆便弓馬善射御云

孫乾字公祐北海人也先主領徐州辟爲從事（鄭玄傳云玄薦乾於州牧陶謙辟命玄所舉也）後隨從周旋先主之背曹公遣乾自結袁紹將適荊州乾又與糜竺俱使劉表皆如意指後表與袁尚書說其兄弟分爭之變曰每與劉左將軍孫公祐共論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爲悲傷也其見重如此先主定益州乾自從事中郎爲秉忠將軍見禮次糜竺與簡雍同等頃之卒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至荊州雍與糜竺孫乾同爲從事中郎常爲談客往來使命先主入益州劉

璋見雍甚愛之後先主圍成都遣雍往說璋璋遂與雍同輿而載出城歸命先主拜雍爲昭德將軍優游風議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攄一榻項枕卧語無所爲屈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雍之滑稽皆此類也（或曰雍本姓耿幽州人語諸耿本謂公南監本爲簡遂隨音變之）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少依邑人鎮南將軍劉表先主之在荊州籍常往來自託表卒遂隨先主南渡江從入益州益州既定以籍爲左將軍從事中郎見待亞於簡雍孫乾等遣東使於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權甚異之後遷昭文將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由此五人焉

秦宓字子勑廣漢緜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稱疾不往建安以耆艾而定策甘羅記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定祖曰昔百里奚以虞而易傅顏淵固知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內察舉多失焉而遺舊薮衆論不齊異同相生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撫亂修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內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懼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僞徹天何況於真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聘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雙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

安溪云善言德行

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甫欲鑿石處士剖蚌采珠今乃隨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已有餘光但餘情區區貪陳所見益部耆舊傳曰安廣漢人少事聘士楊厚究極圖籍游覽京師還家講授與董扶俱以學行齊聲郡請功曹州辟治中別駕終不久居舉孝廉茂才太尉掾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玄味精道度厲節高邈捨其器量國之元寶宜處衡疑之輔以消非常之咎玄纏之禮所宜招命士塗隔塞遂無聘命年七十九建安七年終門人慕仰爲之碑銘後丞相亮問秦宓以安所長宓曰記人之善忘人之過劉璋時宓同郡王商治中從事與宓書曰貧賤困苦亦何時可以終身卞和衒玉以耀世宜一來與州尊相見宓答書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易曰確乎其不可拔夫何衒之有且以國君之賢子爲良輔不以是時建蕭張之策未足爲智也僕得曝背乎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於林澤與沮溺之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皐安身爲樂無憂爲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

相如雖為封禪書臨沒乃成禾与諸儒共定其礼蜀士多誇往、過實

咸焉後商爲嚴君平李弘立祠宓與書曰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爲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嚴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遊操山嶽不移使楊子不歎固自貶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名必淪其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龍鳳者矣如楊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門子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勤類本無學上文翁遣卒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銘先是李權從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從橫用之何爲權曰仲尼嚴平會聚衆書以成春秋指歸之文故海以合流爲大君子以

湯事未詳

博識爲弘恕報曰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道非虛無自然嚴平不濱海以受淤歲一蕩清君子博識非禮不視今戰國反覆儀秦之術殺人自生亾人自存經之所疾故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是以老氏絕禍於未萌豈不信邪成湯大聖觀野魚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棄朝事臣松之案書傳無定公稱恕謂之賢者淺學所未達也若此輩類焉可勝陳道家法曰不見所欲使心不亂是故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洪範記災發於言貌何戰國之諭權乎哉或謂恕曰足下欲自比於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壞頼乎恕答曰僕妻不能盡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子音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臣接輿行且歌可嘿嘿也劉向七略曰孔子三見松之案中經部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錄餘者所謂七篇已矣何以文爲屈於子貢之言故謂之誤也論家以光篇瀲父詠滄浪賢者以耀章此二人者非有欲於時者

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五采自飾畵哉天性自然也蓋河洛由文興六經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以僕之愚猶恥革子成之誤況賢於已者乎臣松之案今論語作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屈於子貢之言故謂之誤也

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請恕爲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恕稱疾卧在茅舍纂將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厨膳卽恕第宴談恕卧如故纂問朴曰至於貴州養生之具實絕餘州矣不知士人何如餘州也朴對曰乃自先漢以來其爵位者或不如餘州耳至於著作爲世師式不負於餘州也嚴君平見黃老作指歸揚雄見易作太玄見論語作法言司馬相如爲武帝制封禪之文于今天下所共聞也纂曰仲父何如恕以簡擊頰簡擊頰版也曰願明府勿以仲父之言假於小草民請爲明府陳其本紀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爲東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上爲天井左

安溪云蜀人嘗誇誕證諸此類也

晉漢書古今人表作章丕成此亦呼本文禮記禮器篇引詩畫轉其欲作匪革史記高帝功臣侯表作章朱則知轉章二字古多通用

思蜀都賦曰遠則岷山之精上爲井絡天地運期而會昌景福肸蠁而興作淮濟四瀆江爲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漢書地理志蜀郡繁秦分統於禹本汶山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其地名刳兒坪見世帝紀奧鬼東井參伐乃魏地堂也此云參伐則益州分野未詳帝王世紀曰鯀納有莘氏女曰志是爲修巳上山行見流星貫昴感又吞神珠薏苡而生禹於石紐謙周蜀本紀曰拆胸拆而生禹本

海爲民除害生民已來功莫先者參伐參伐則益州分野三皇乘祇車出谷只今之斜谷是也蜀記曰三皇乘祇車出谷只今之斜谷是也此其二也天帝布治房心決政祇車出谷只今之斜谷是也所由知爲斜谷也此便鄙州之阡陌明府以雅意論之何若於天下乎

於是纂遂巡無以復答益州辟宓爲從事祭酒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吳宓陳天時必無其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遴宓迎爲別駕書寿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衆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溫曰何姓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溫於是溫大敬服宓之文辯皆此類也遷大司農四年卒初宓見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辯其不然之本又論皇帝王霸養龍之說甚有通理譙允南少時數往諮訪記錄其言於春秋然否論文多故不載

評曰許靖夙有名譽既以爲厚稱又以人物爲意雖行事舉動未悉允當蔣濟以爲大較廊廟器也萬幾論論許子將曰許文休者大較廊廟器也而子將貶之若實不貴之是不明也誠令知之蓋以意之善人也糜竺孫乾簡雍伊籍皆雍容風議見禮於世秦宓始慕肥遯

之高而無若愚之實然亭對有餘文藻壯美可謂一時之才士矣

承祖此書大趣簡密而獨推秦子勑之文藻異于諸傳斯則文無定體之謂邪